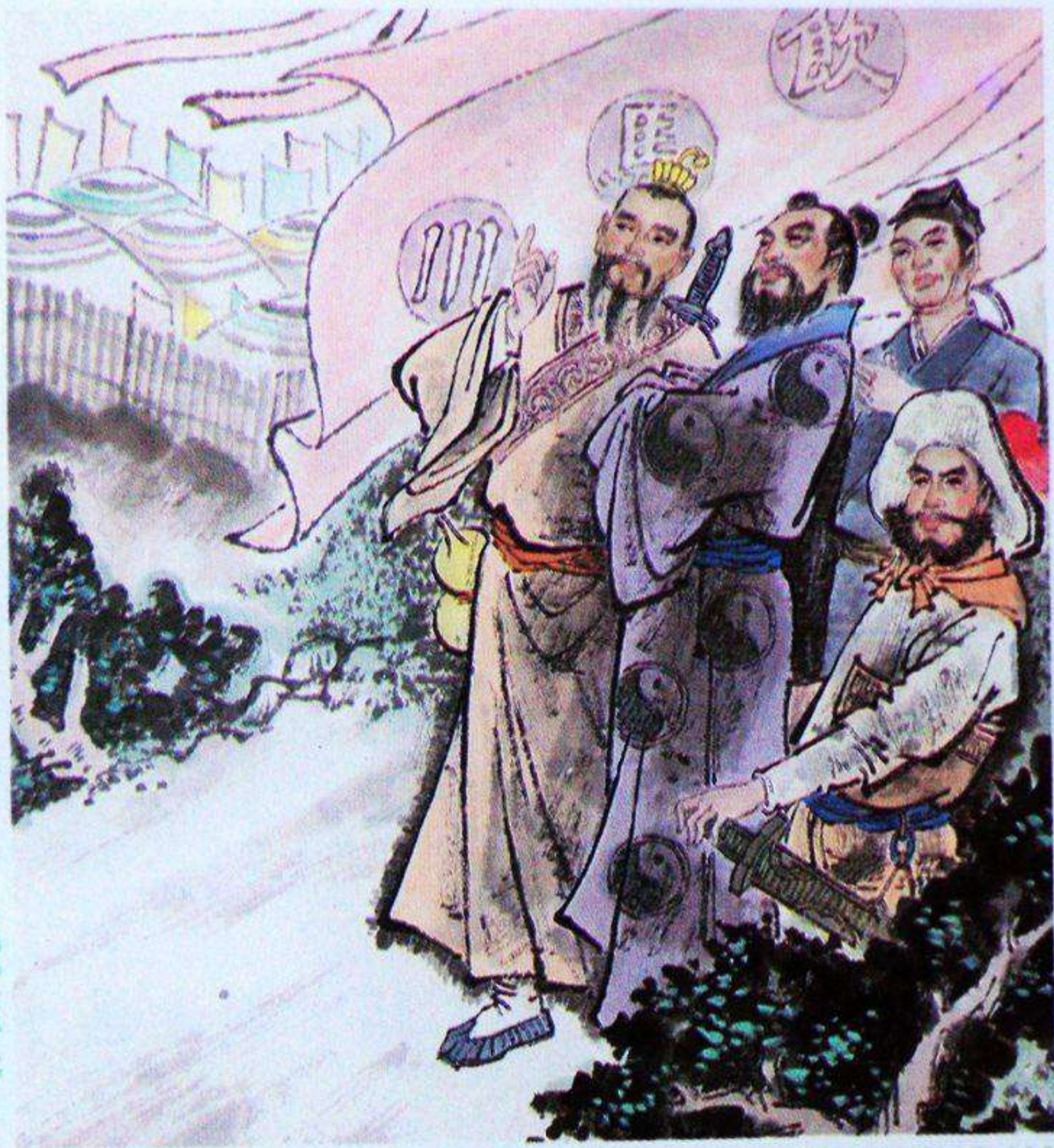


重振饮马川



水滸后传
之二

重振饮马川

(《水浒传后传》之二)

原著 陈 忱

改编 吉 衣 志 纯

绘画 陈光华 张 霞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《水浒后传》是写《水浒传》中劫后余生，分散各地的英雄三十二人，经过种种艰难曲折，重新聚合在一起。最后因北宋沦亡，避地海外，奠基立业。反映了宋末人民群众炽烈的民族感情。本连环画全套分十册。

本册主要内容是好汉聚义登云山后，朝廷对梁山泊余党四处缉捕、横加罪名，以致又把李应、杜兴、杨林、蔡庆、裴宣、樊瑞、公孙胜、朱武等人逼上饮马川。他们占山筑寨，又成一统。



1. 上册说到栾廷玉做了登云山寨主，正积极防备官兵进剿。他们置办衣甲、器械，招兵买马。不上三个月，聚了二千多人。也如梁山泊一样，竖起“替天行道”杏黄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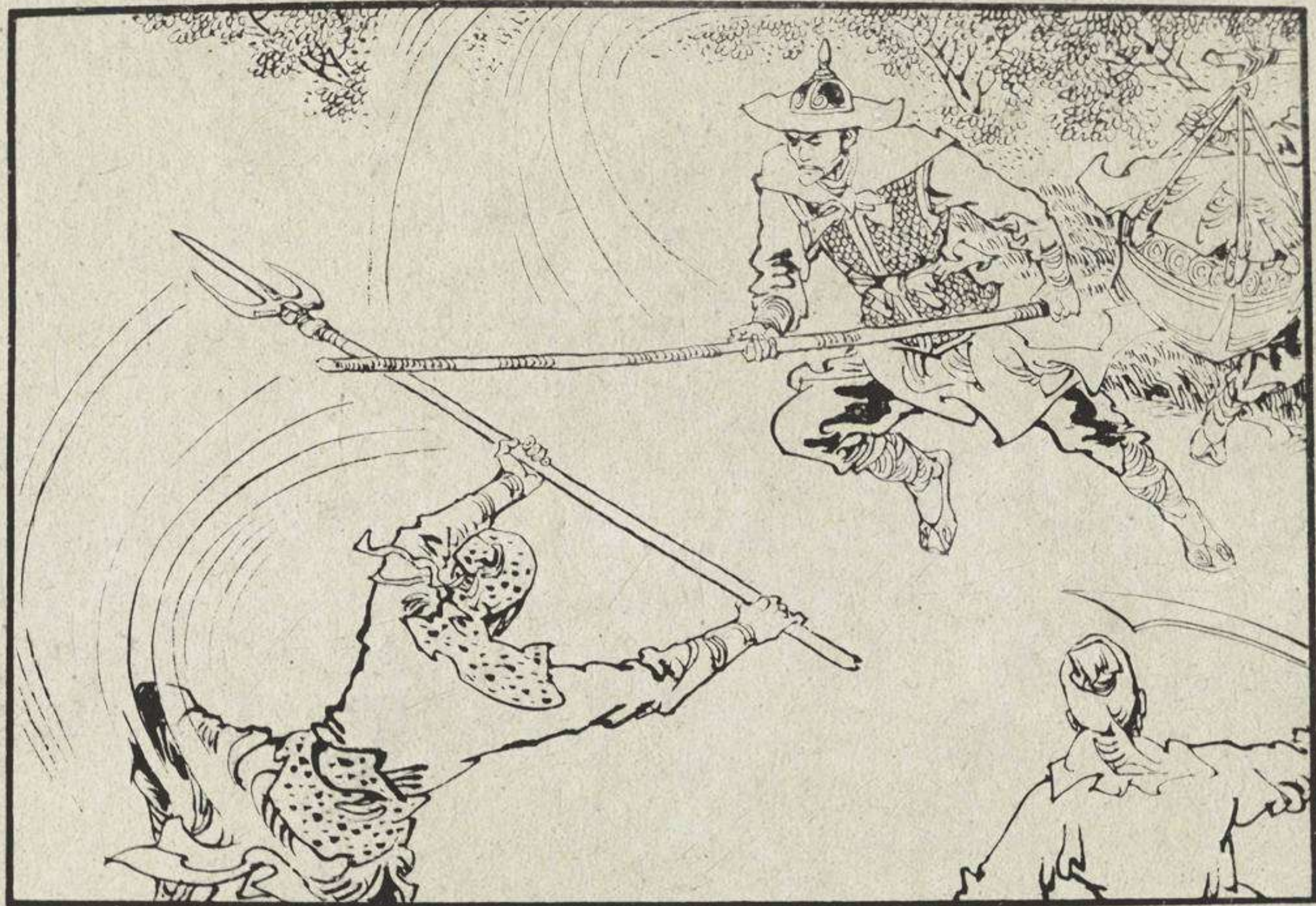
2. 登云山好汉专取贪污不义之财，不杀孤穷无罪之辈。因此四方慕义，官兵不敢轻来撩拨。只是人口众多，钱粮常感不足。这天，山下喽罗来报，说有四五担货物在大路上经过。



3. 阮小七跑起身道：“待我去取了来。”栾廷玉道：“孙二哥，你同去看看吧，若是小本客人，放过了他。”孙新应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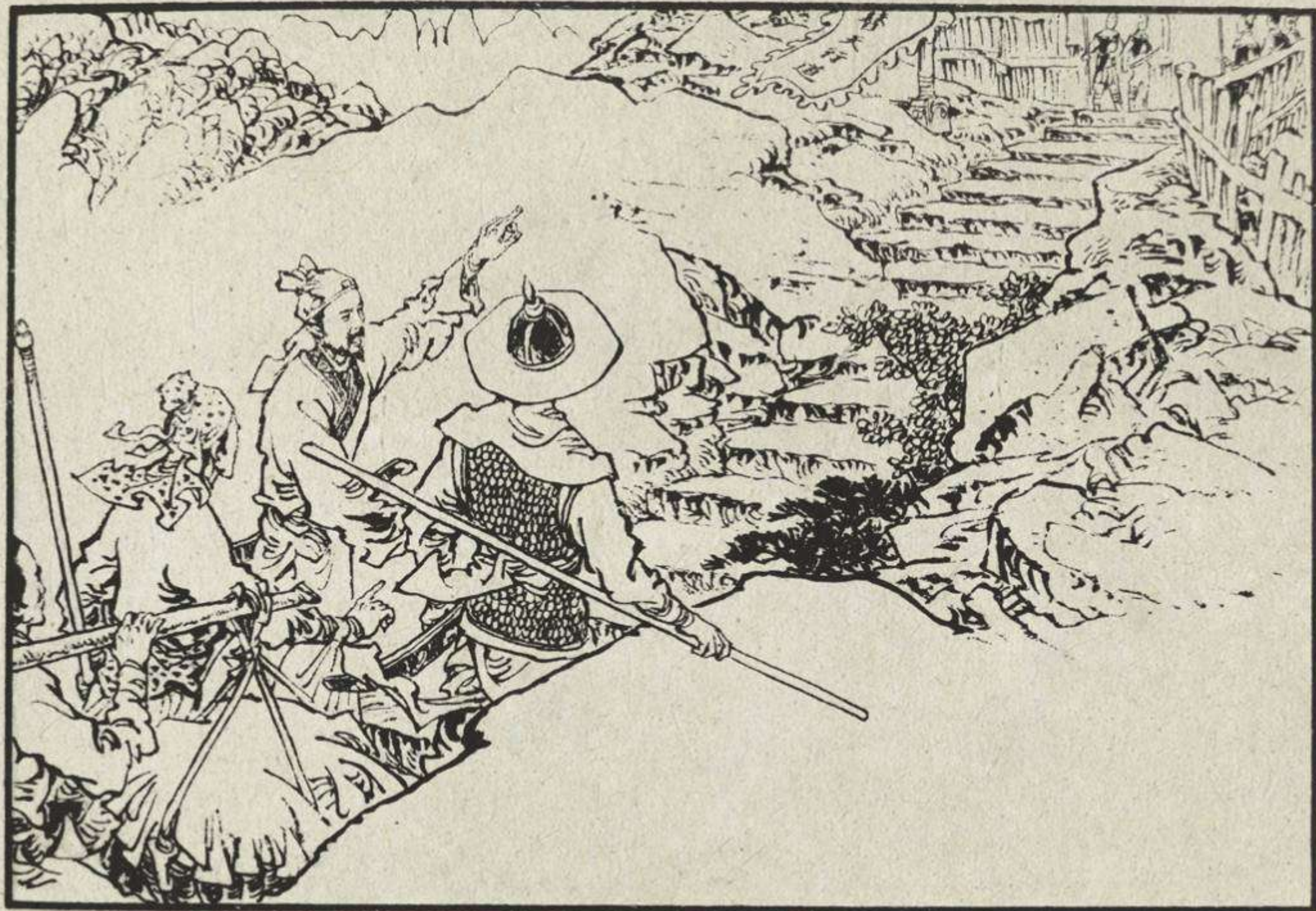
4. 二人领了五十名喽罗，赶下山来。见一个大汉穿着青绫罩甲，戴范阳大帽，挎口腰刀，提条梢棒，押着货物，只顾低头走路。



5. 阮小七、孙新从后面赶上，喝道：“这鸟汉哪里走！”那汉转回头道：“你这伙毛贼，人也不识，敢来拦截？”便举梢棒打来，小七举钢叉接住。



6. 正相持时，却认出是补天雕李应的主管杜兴，也是梁山泊人物。当下相见，不胜之喜。孙新问道：“杜主管，你为什么在此经过？”



7. 杜兴道：“我家大官人不愿为官，回到独龙岗重整家业，依旧做了财主。海边也有生意，差我去取利息，顺便带几担货物。”阮小七、孙新各说了情况，便邀到山寨款待。



8. 因念旧时情义，杜兴欣然跟着上山，叫脚夫挑了担子。到寨里，与各位相见，但对栾廷玉、扈成只顾相看，扈成道：“杜主管，你不认识了？我是你主人的旧邻舍。”



9. “啊！我好不迟钝！原来是扈家庄大官人和栾教师。杜兴又谈些独龙岗的情况，遂入席饮酒。孙立道：“杜主管，难得相遇，多住几天，不知后会又在何日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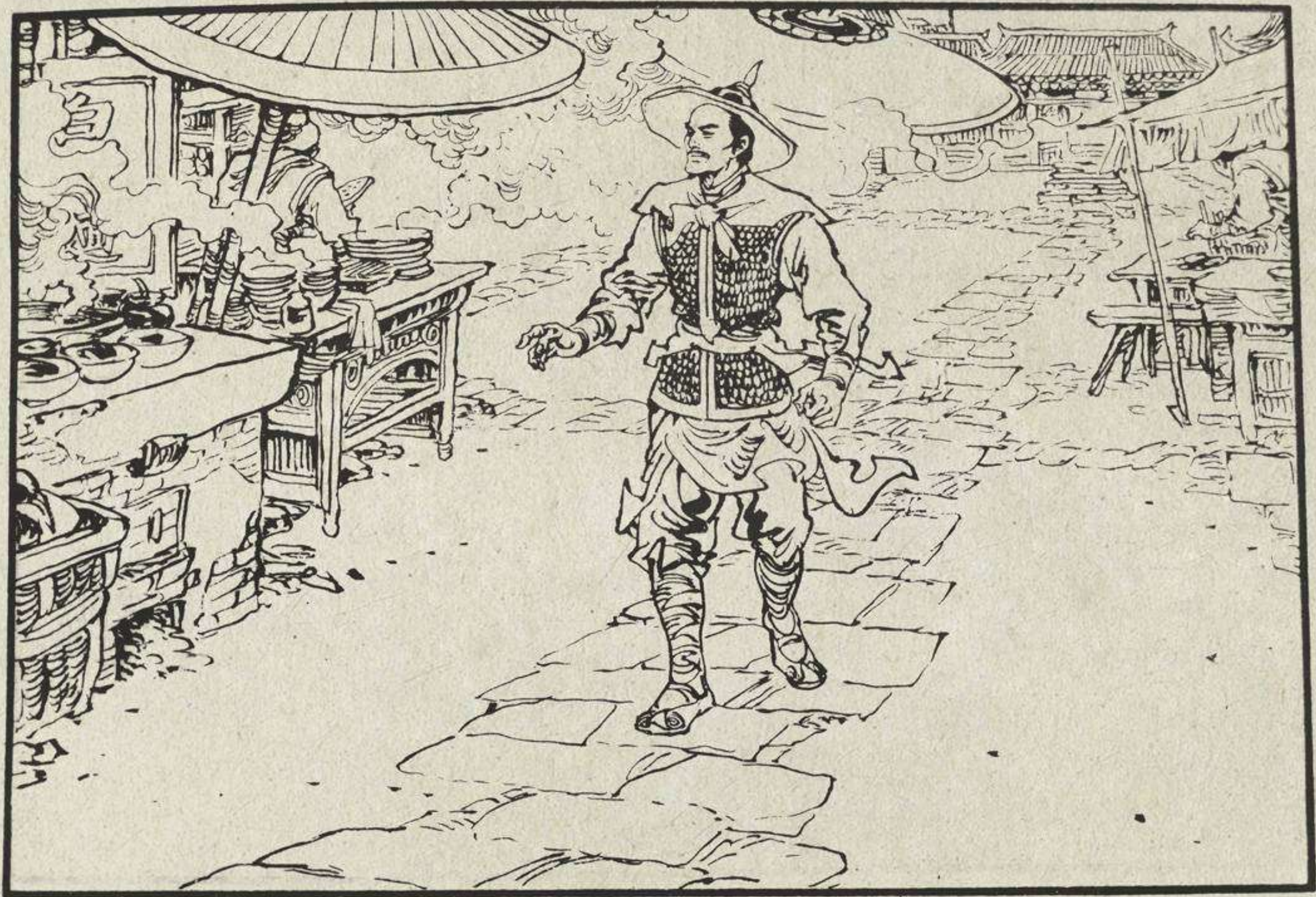
10. 杜兴说：“出来久了，东人在家悬望。还要到东京收些帐目，不能耽搁”。孙立说：“到东京我有封书信烦你带去，使得么？”“顺便的事。你今夜写好，明日带着便是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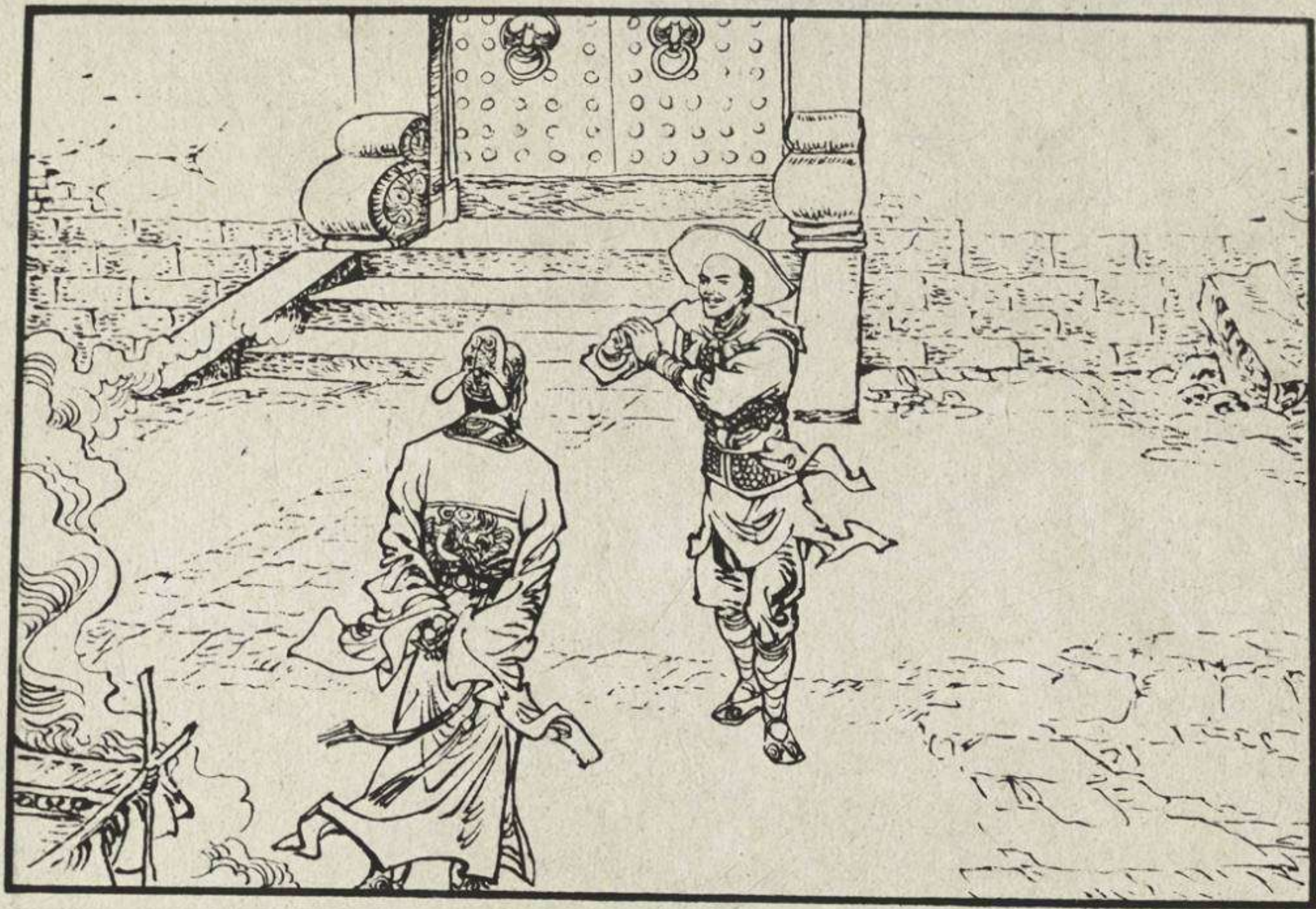
11. 第二天早上,杜兴要走。孙立取出给妻弟乐和的信,又给三十两银子让杜兴作盘缠。然后送到山边,叮咛而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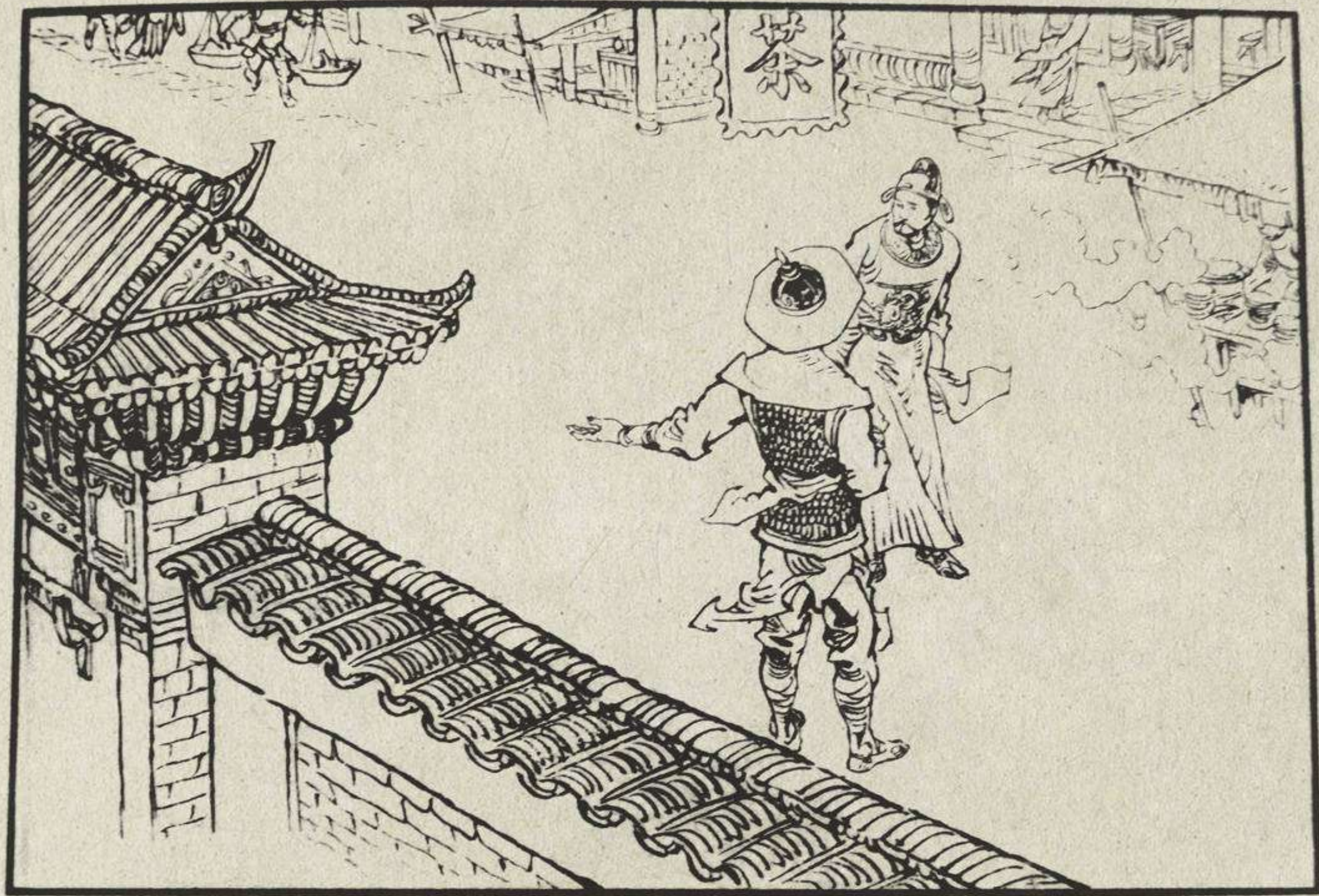
12. 其时深秋天气，不寒不暖，正好赶路。杜兴便取路往东京，晓行夜住，不止一日，到了东京，在封邱门老住处安顿好行李货物。店主王小山置酒接风，服侍周到。



13. 次日出门催讨各项帐目，都说还须十来日方可清楚。杜兴只好等待，闲着没事，想起孙立的信，便往王都尉府上去。



14. 问到王都尉府上，门前静悄悄不见人，也不敢闯进去。等了好一会，对门茶坊里走出个虞候，正过来要进府门。杜兴迎上去问：“在下要会府中一个相识，不知可在？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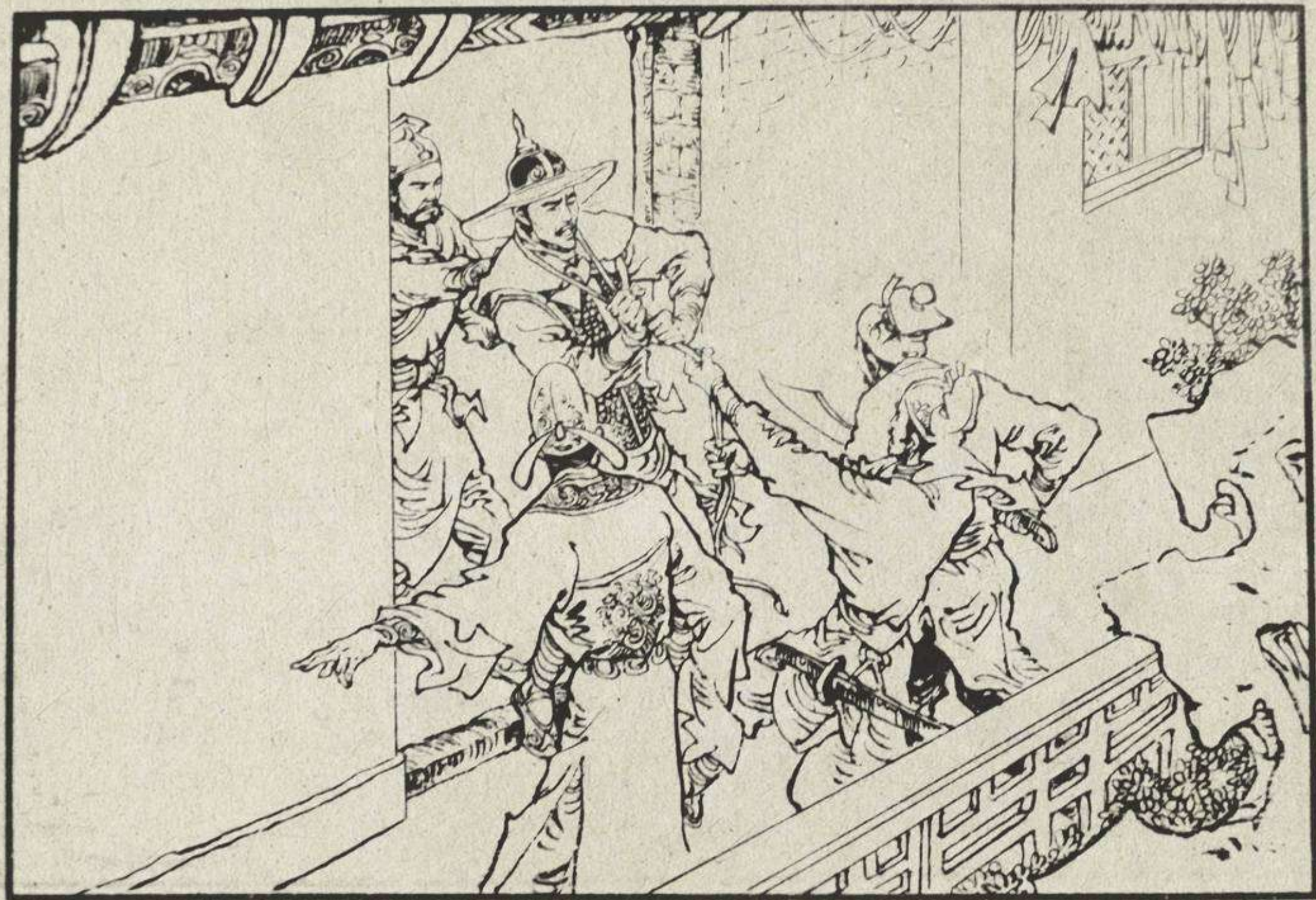
15. “请说出姓名。”杜兴说就是做陪堂(帮闲清客)的乐和。虞候把杜兴上下一看,道:“你是哪里人,与乐和什么相识?”“在下山东人,与乐和旧交。”



16. 这样，那虞候就叫杜兴随他进去，转弯抹角到了一间房内，他道：“你坐在这里，乐和陪都尉爷在后堂下棋。我去看看，若下完了棋就叫他来。”说着出去带上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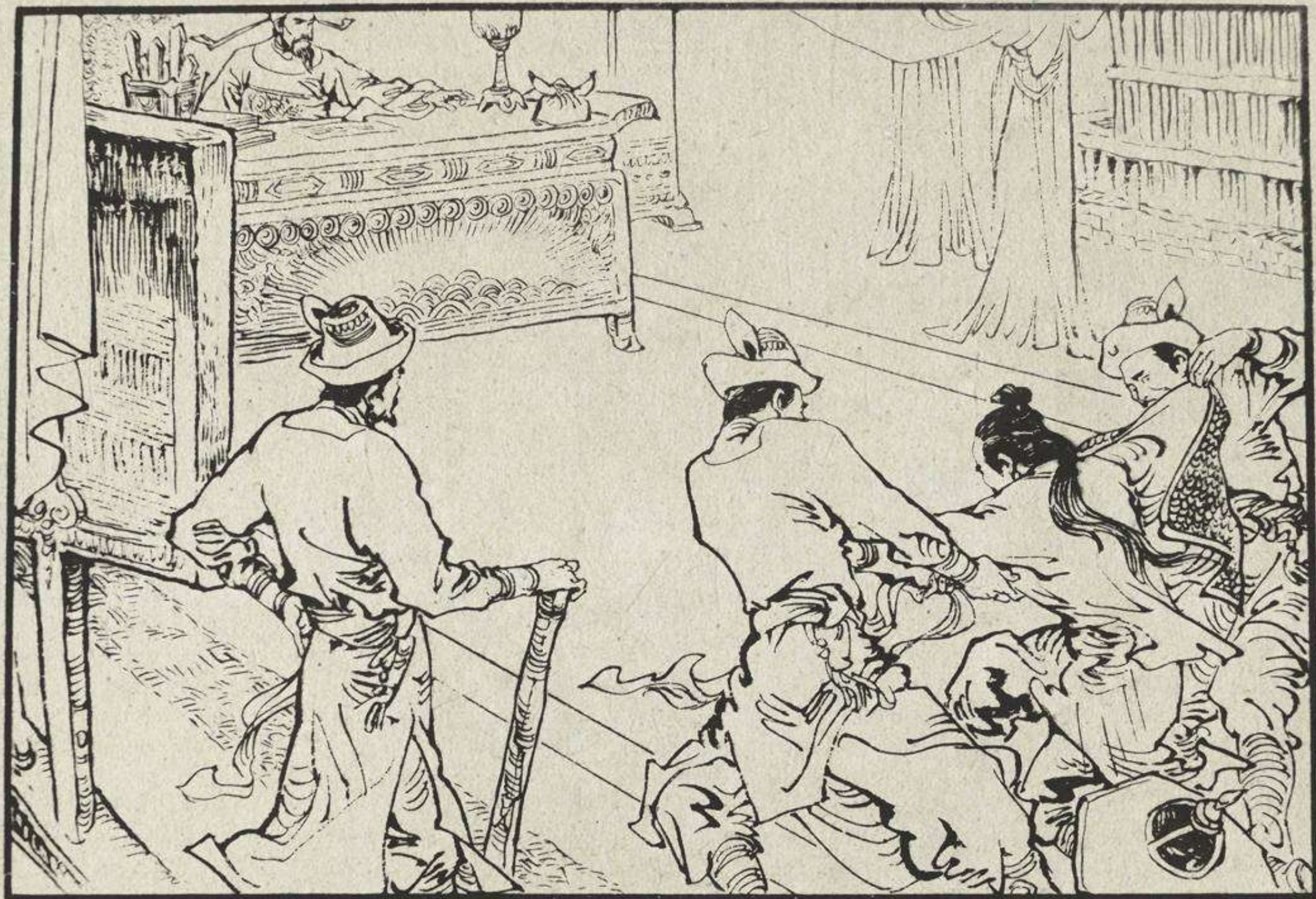
17. 杜兴满心感激地等在房内，约一个时辰不见人来。他有些不耐烦了，立起身来开门，谁知门反锁着，叫也无人答应。



18. 又等一会,那虞候同五七个人进来,他指着杜兴道:“在他身上要乐和就是。”内中两个取出绳子,向杜兴颈上一扣,拽着便走。杜兴大叫自己无罪,谁人听他。



19. 这一拽竟拽到开封府堂上，击了一声堂鼓，府尹吆喝坐堂，带过杜兴跪下。府尹喝道：“你把乐和窝藏在哪里？快快招来，免受刑罪！”



20. 杜兴知道不妙，不敢直说，只含糊其词说为别人带信来的。府尹喝道：“书信在哪里？”杜兴说是口信，其实信丢在住处，想约乐和到住处交付。府尹叫搜身。



21. 几个衙役把杜兴衣服剥下，仔仔细细搜了一遍，果然没有书信。府尹只道此人狡诈，叫拖下着实打。



22. 众牢军把杜兴拖下，一阵棍棒打得发昏。但他咬定牙根，什话不说，府尹叫把这厮监了，再加勘问。杜兴发在死囚牢里，府尹退堂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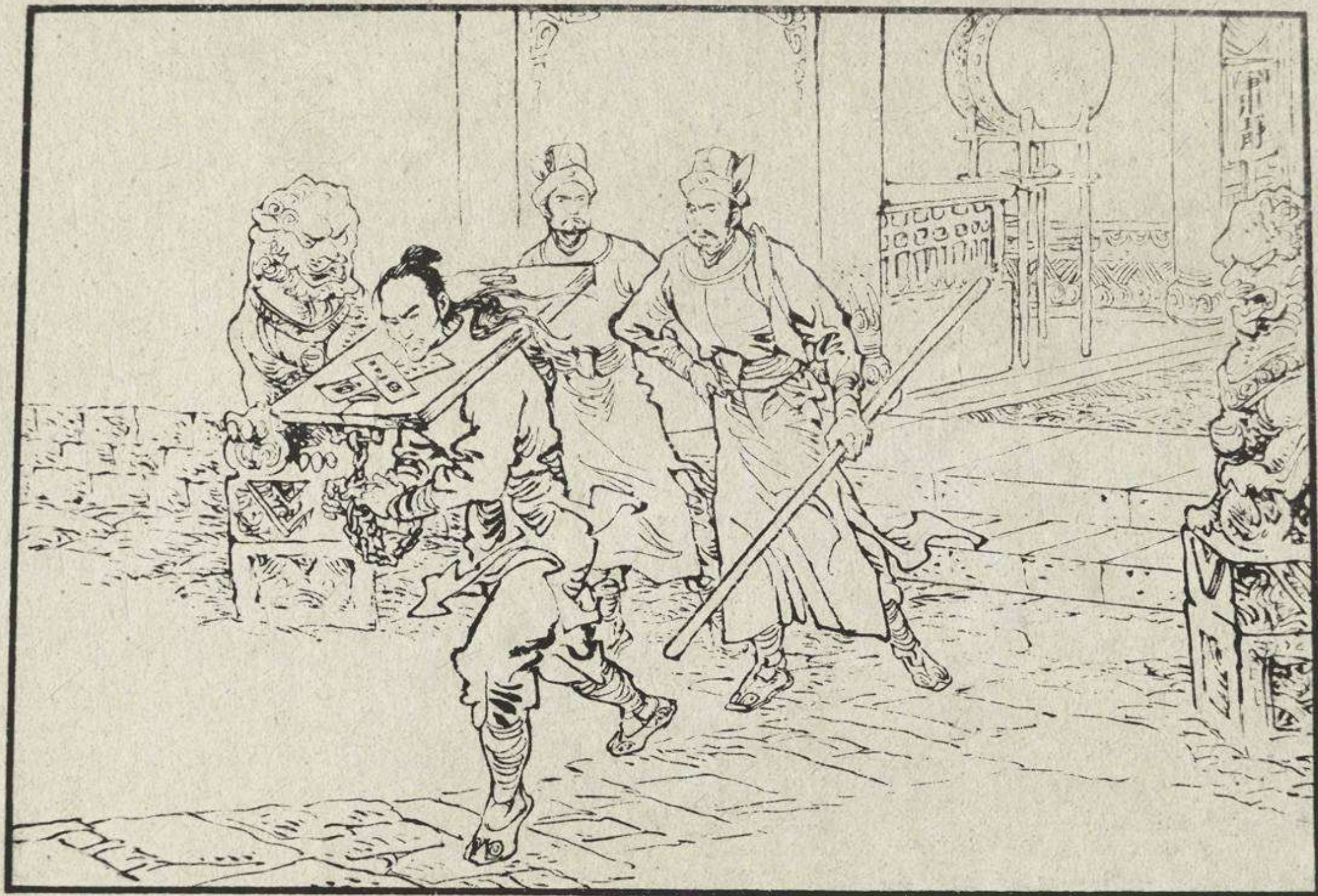
23. 杜兴哪里知道，近来几处闹事，都是梁山泊旧伙。孙立闹了登州，乐和闻风而走，不知去向。正好杜兴撞到网上，如今只好央人通信王小山，雇人去独龙冈，告知李应来救。



24. 凡是梁山泊旧人，朝廷都要收管甘结（写保证书）。李应尽管得了消息，也不敢进京。只好多带些金银，买通掌案孔目，以减其罪，少受折磨。



25. 果然钱能通神，上下受了贿赂，把犯由改轻，申报枢密院：“乐和出逃在前，杜兴寄书在后。但因与叛党相识，刺配发落。”枢密院批复照办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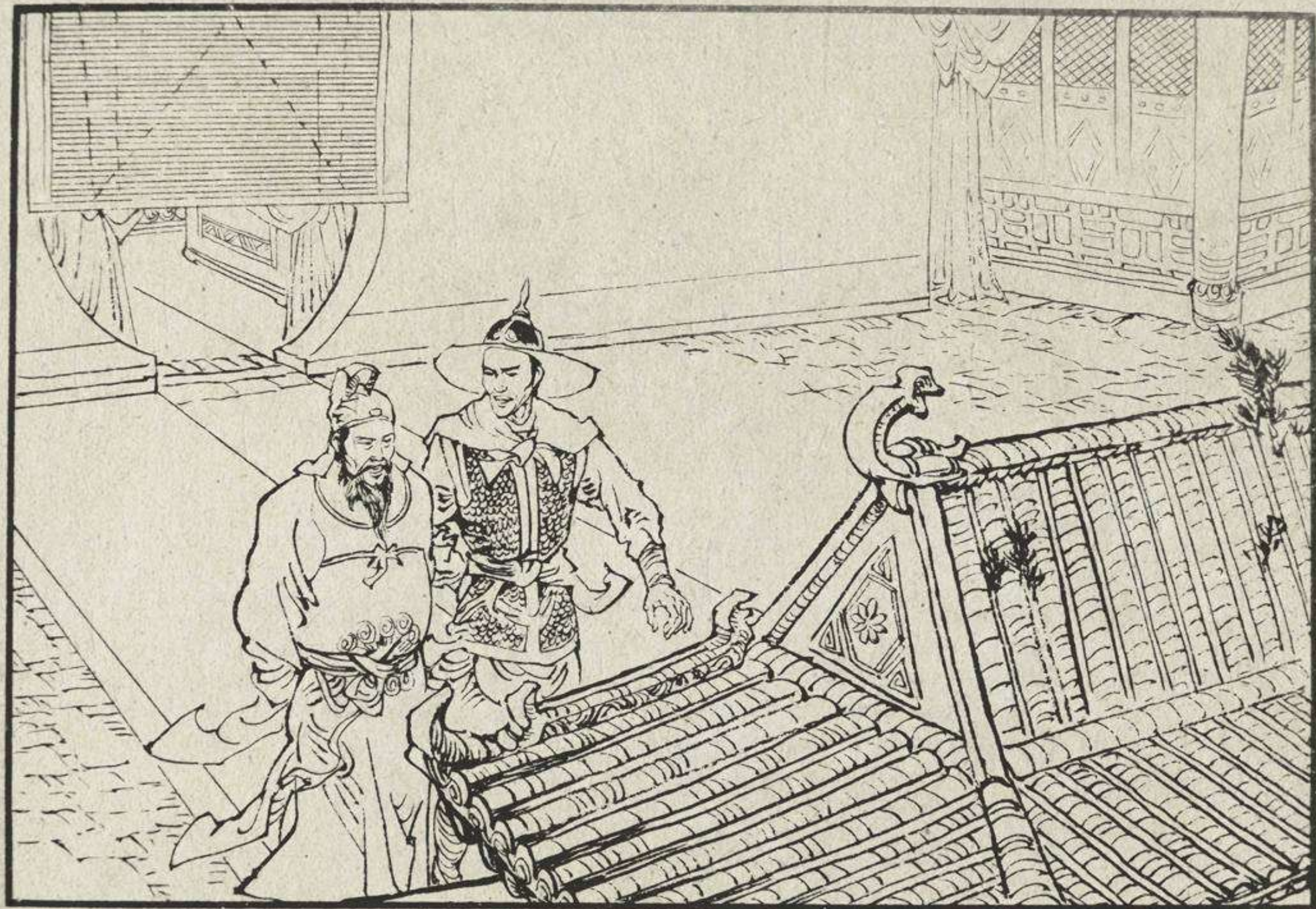
26. 府尹叫带出杜兴，当堂仗脊，刺配彰德府。上了七斤半铁叶枷，贴上封皮，由两个公人押出府门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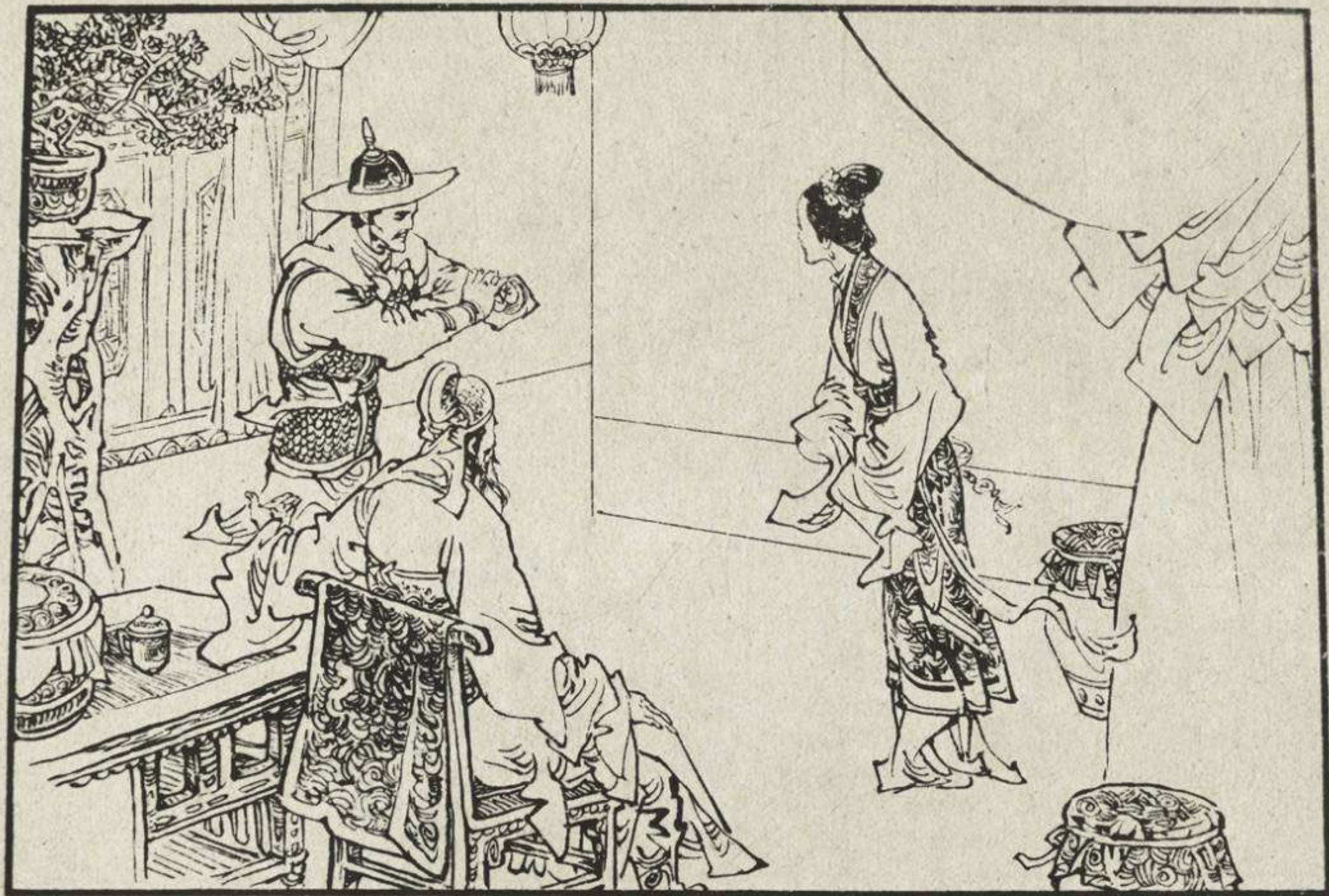
27. 一行来到王小山旅店，杜兴叫店主摆上酒菜，与两个公人一同吃喝。然后王小山把行李、金银交给杜兴，他付了宿食钱，又取二十两银子送给两个公人，便上路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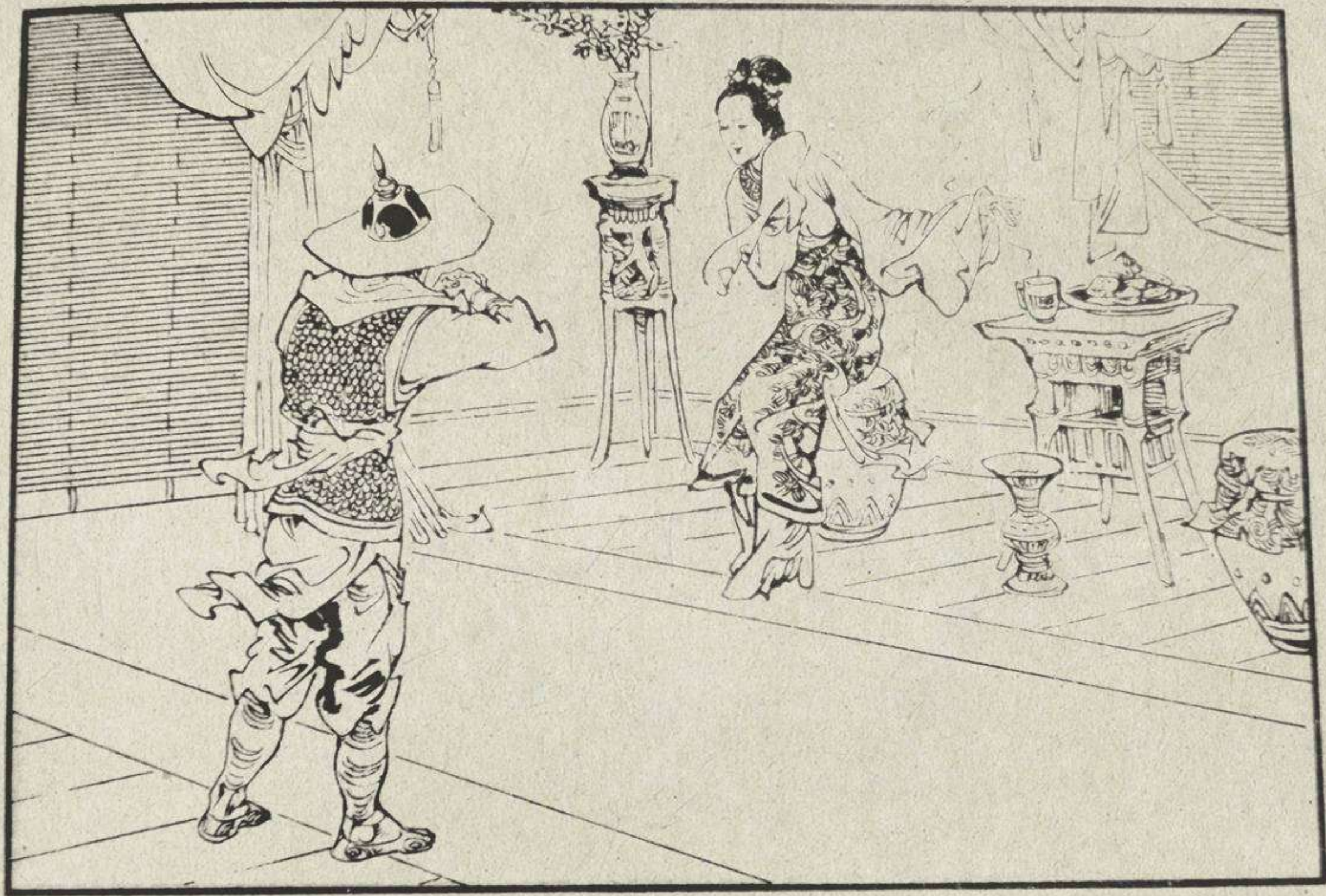
28. 到了彰德府，太守打发公人回去，随将杜兴发下牢城营内。杜兴到了单身房，立刻取三十两银子送与管营等人。这样，杀威棒也不打了，叫他看守天王堂，极是清净省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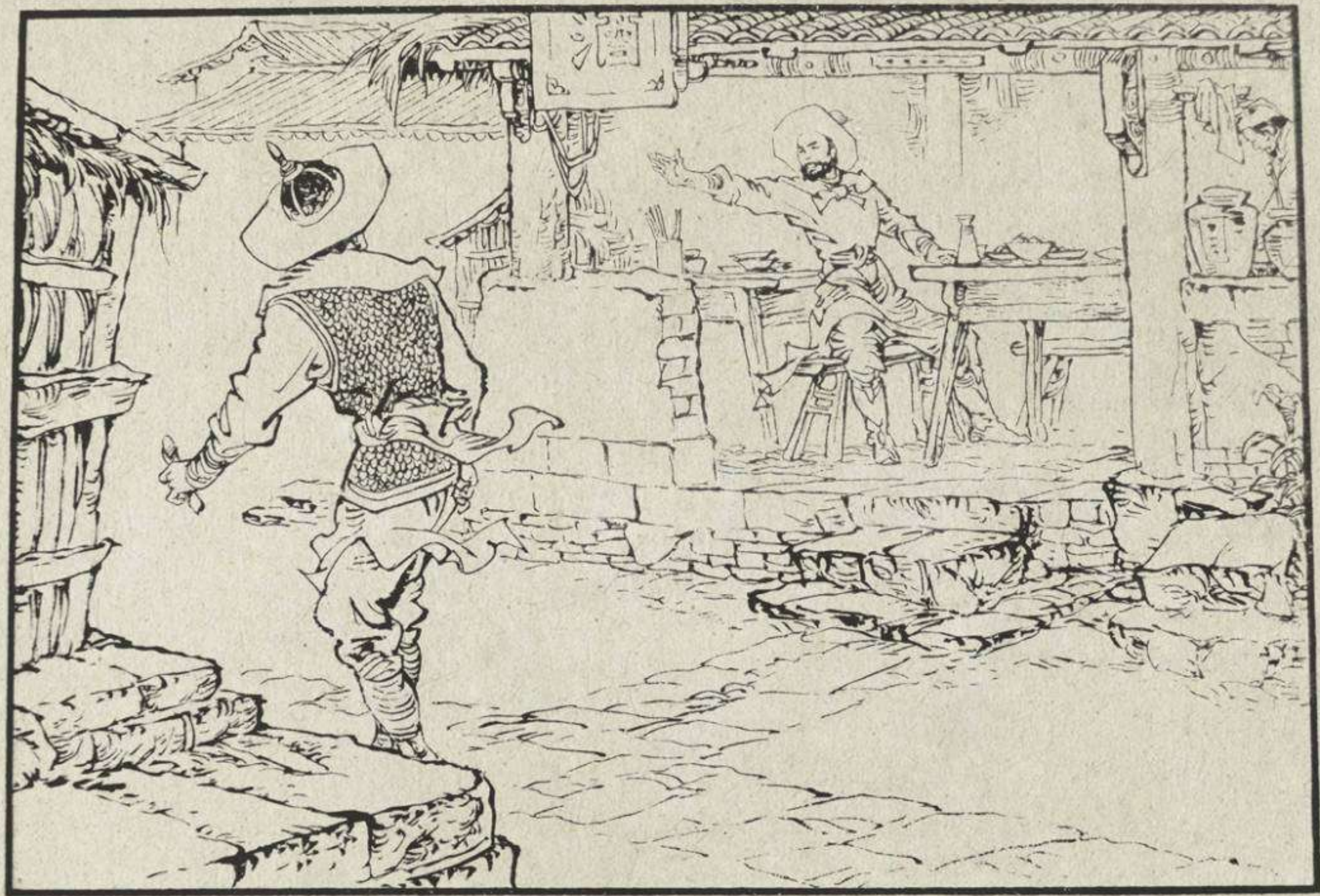
29. 那管营姓李名焕，年纪六旬，为人忠厚。他见杜兴能干，又为别人的事受罪，自己没有子息、亲戚，便抬举他做个体己人，叫他长随买办。从此出入内衙，并无顾忌。



30. 李管营大奶奶亡过，只有一个二十四五岁的小奶奶，名叫赵玉娥，原是营妓出身。李管营自然不能遂其所欲，但营内尽是配来的囚徒，没有看得上眼的。见了杜兴，另眼相看。



31. 这杜兴虽然人物粗陋，却身躯雄健，衣服干净，又会逢迎。赵玉娥便时常差他买东买西，赏酒赏食，对他甚是亲热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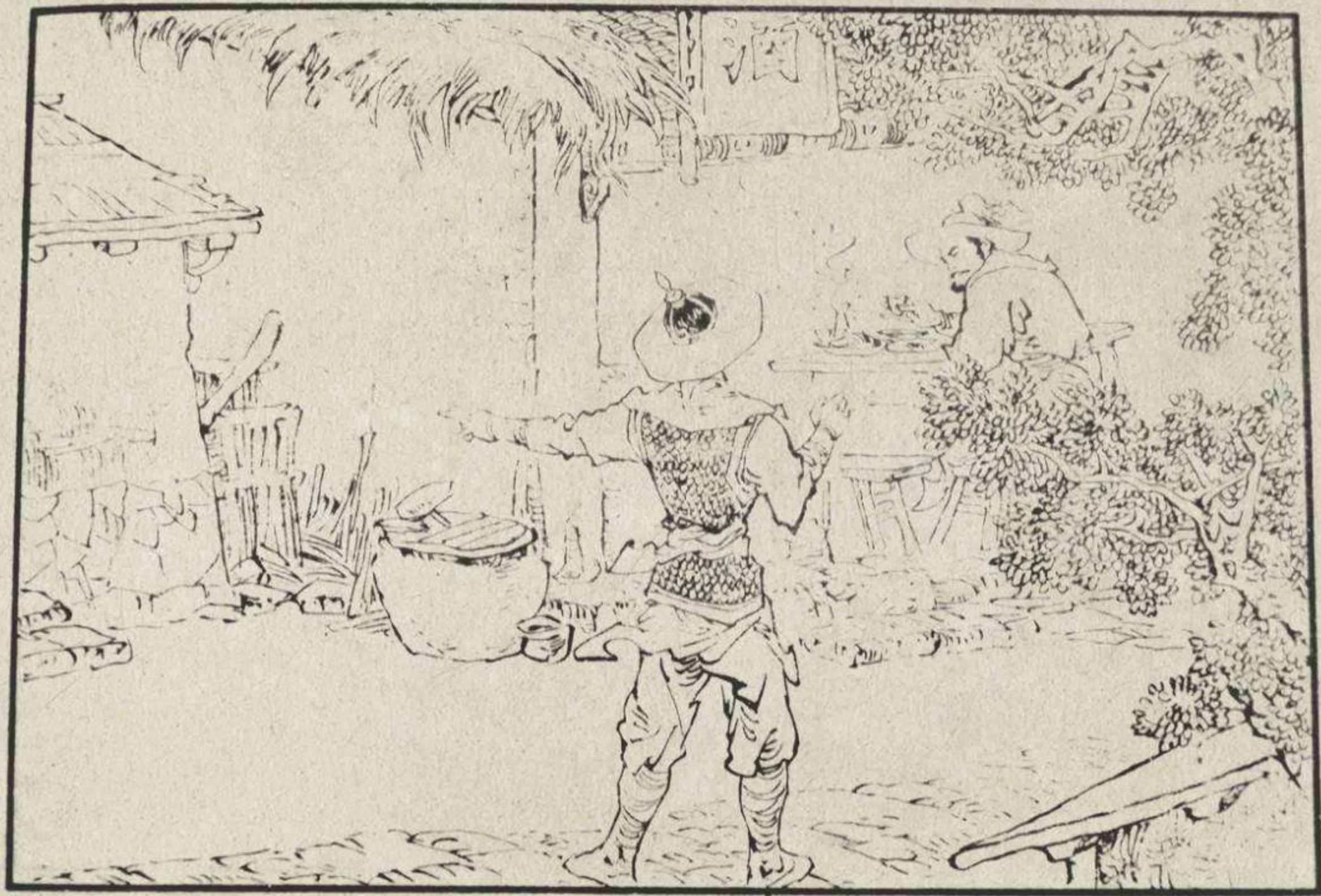
32. 直汉子杜兴哪晓得她的心事！一日叫他去买绣线，并吩咐快送进来。杜兴应诺去买，打营前酒店走过，有人在酒店里叫道：“杜大哥，你怎的在这里？”



33. 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锦豹子杨林。他们相见过，杜兴便说了自己的事，问杨林何以到此？他是为地方官要取收管甘结，好生逼迫寻事，忍不过，只得仍上饮马川，做旧时营生。



34. 他说着拉杜兴坐下，杜兴又叫添些酒菜，两人边吃边谈。杨林说他是打探有个小伙儿大有肥腻，听说要到这营里来，故此来探个实信，不料却遇到了你。



35. 他乡遇故知，杜兴倍觉亲切。他叫杨林在这里多住几日，好诉说心事。然后取块银子叫一总算帐，并对杨林道：“你慢慢吃，我给小奶奶买点绣线，送去就来。”



36. 走到里边,小奶奶假怒道:“我等着用,怎么去了大半天?”杜兴说遇着一个相识的,望奶奶饶恕!赵玉娥道:“我不怪你来迟,只怪你这样一个长大汉子,好不晓事。”



37. 这是怎么说呢？杜兴有些茫然，只好低着头听她又道：“我另眼看待你，你却不肯献殷勤！待会管营不在，陪我吃杯酒。”杜兴说：“小人不敢。”竟自走出。



38. 杜兴又来到酒店,杨林道:“兄长不如同我到饮马川,何苦在此听人使唤!”杜兴是怕根子寻到李应身上,又兼老管营心腹相待,不忍撇他。等满了限期,自有出头。

.....



39. 正说间，有个人传拜帖，说东京冯舍人来拜。杜兴接了帖儿去禀，杨林探头一看，正是要探听的那小伙儿，连忙闪进酒店内。



40. 管营看了帖儿道：“是我表侄，快请进来。”杜兴忙去引进舍人，他纳头便拜：“小侄久违老伯，因父亲命我到大名府讨了银子，趁便来探望。”



41. 老管营连忙扶起表侄，冯舍人叫伴当送上礼物。双方客套一番，坐下叙话。管营叫杜兴收进礼物，备饭侍候，请小奶奶出来相见。



42. 杜兴见了小奶奶，说东京冯舍人到此，是个至亲，请小奶奶后堂相见。赵玉娥道：“什么冯舍人，又来打搅！”说着叫丫环跟随着，先在屏风后面一看。



43. 不看万事全休，一见这般风流人物，身子先酥了半边。她忙整衣掠鬓，袅袅而出。



44. 冯舍人见了，慌忙站起，倒身便拜。小奶奶笑容可掬，平拜了，坐在管营肩下。冯舍人坐回原位，偷眼一看，只见她花枝招展，体态轻盈。立时魂不附体，忘记言谈了。



45. 少倾，养娘捧出酒肴，三人围桌而坐。小奶奶满面春风，举杯相劝；冯舍人一团和气，斟酒回敬。两下眉目传情，语言挑逗。



46. 吃了一回酒，冯舍人推辞量浅，管营道：“远道而来，且去歇息，宽住几日，休得见外。”就留在东厢房安歇，伴当扶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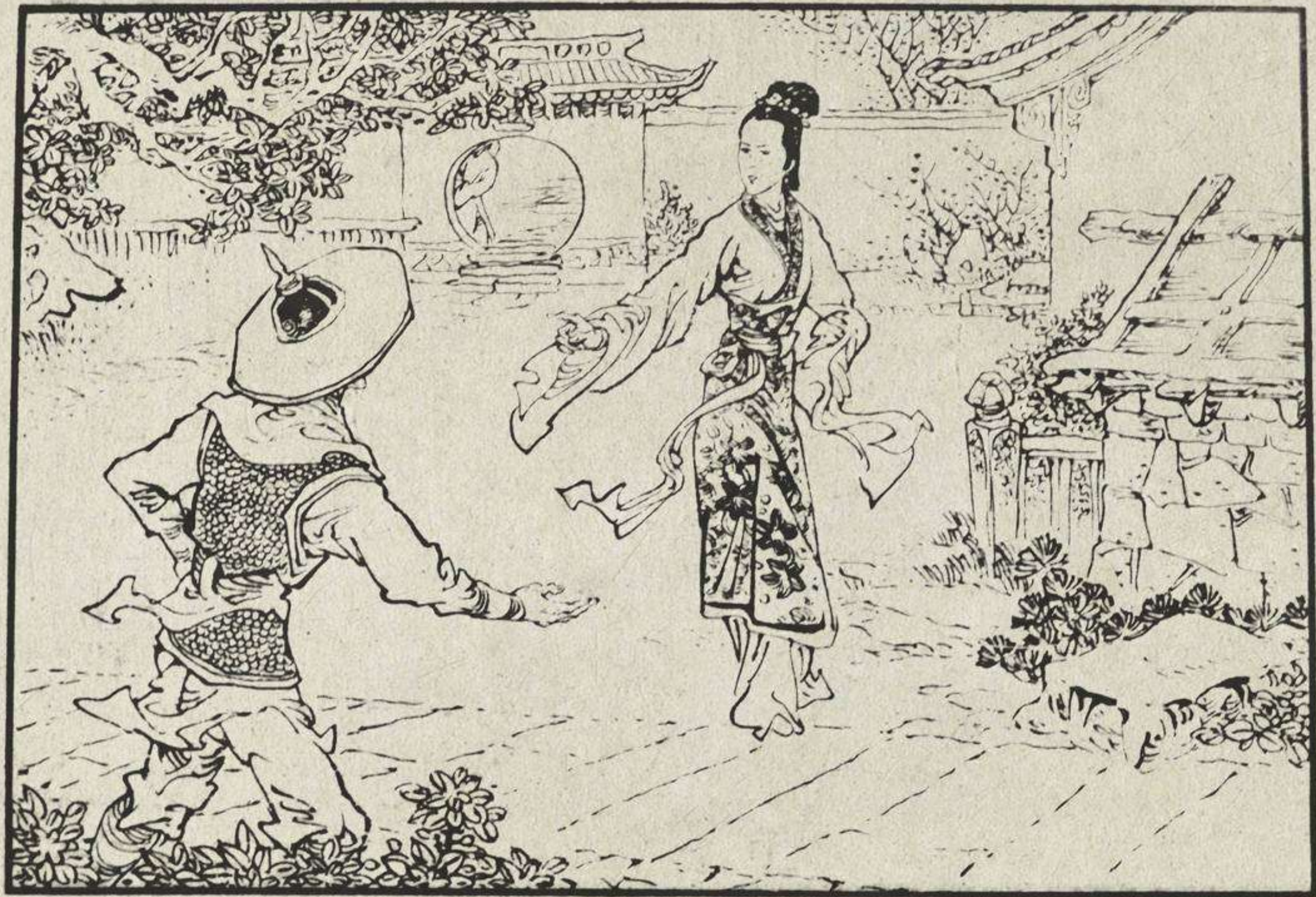
47. 这舍人之父名叫冯彪；是童贯标下排阵指挥。单生这个儿子，乳名百花，赋性轻浮，见了标致妇人，性命都不顾的。今见玉娥这般容貌，他如何能歇得下！



48. 那玉娥自不必说，连杜兴这般粗陋的人，尚且打他主意，舍人这样的美少年，她怎不垂涎！只是碍着管营，急得如热锅上蚂蚁。



49. 耽搁半日，杜兴去见杨林。他附耳低言道：“这冯舍人便是小弟要打探的人。”杜兴说这是管营表侄，又留住内衙，不可下手。你且回去，得便再来。杨林只好作别。



50. 却说那赵玉娥，初时有意杜兴，今与冯舍人勾搭上，便嫌他碍眼，竟换了一副面孔，严声厉色，开口就骂。杜兴受气不过，难免出几句怨言。



51. 这一来就让小奶奶抓住把柄了。她和冯舍人商量除他，便在管营面前说杜兴没尊卑，十分放肆。管营安慰了玉娥，要去拜客，叫杜兴跟着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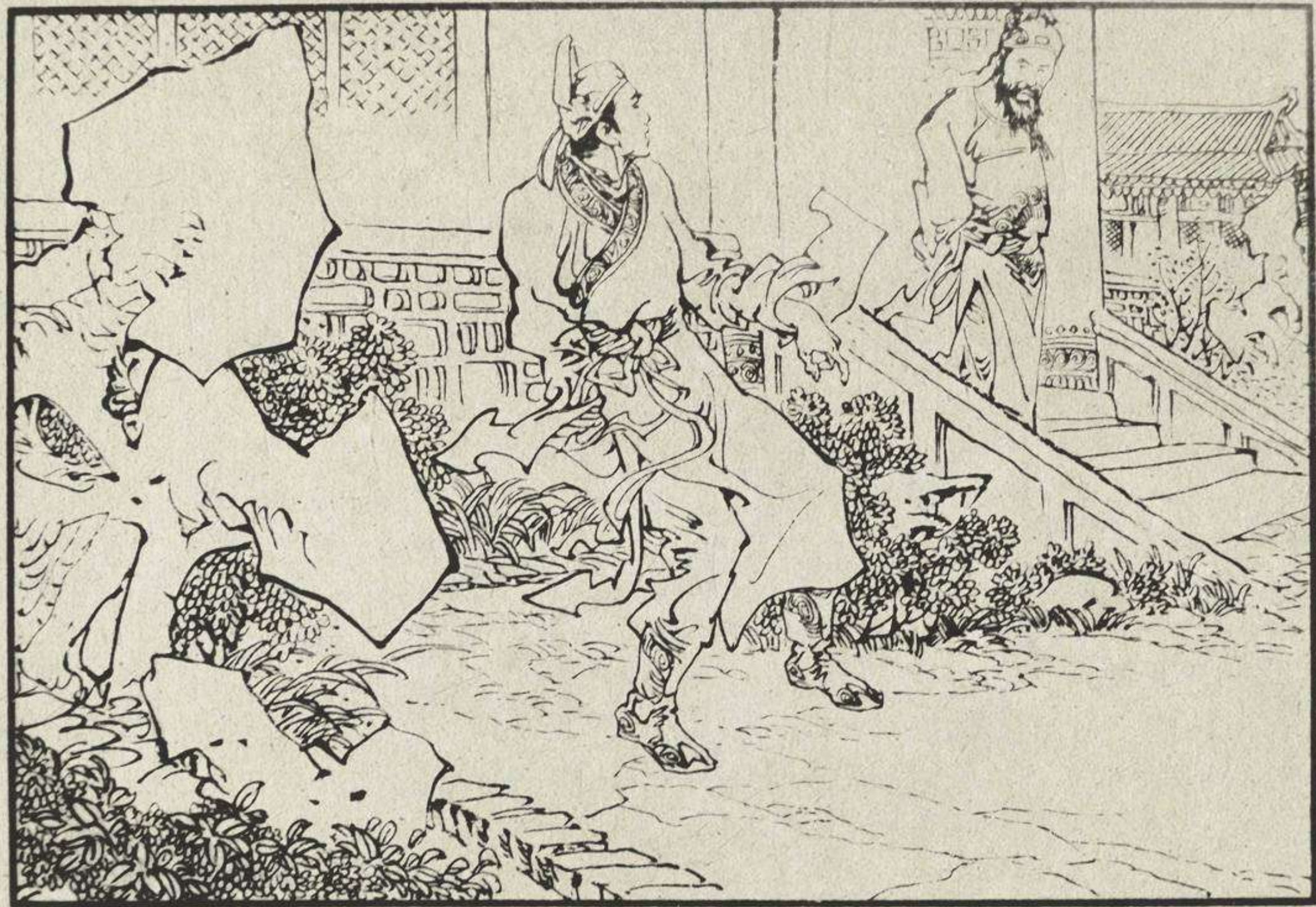
52. 走在路上,管营问道:“你怎么去冲撞小奶奶?”杜兴说自从来了冯舍人,小奶奶终日同他在一起饮酒作乐,对小人百般凌辱,还要结果小人性命……“啊!”管营吃惊。



53. 过了两日，玉娥见管营不难为杜兴，又来纠缠，说了许多难听的话。管营心里明白，且将杜兴拨到西门看守草料场，看她怎地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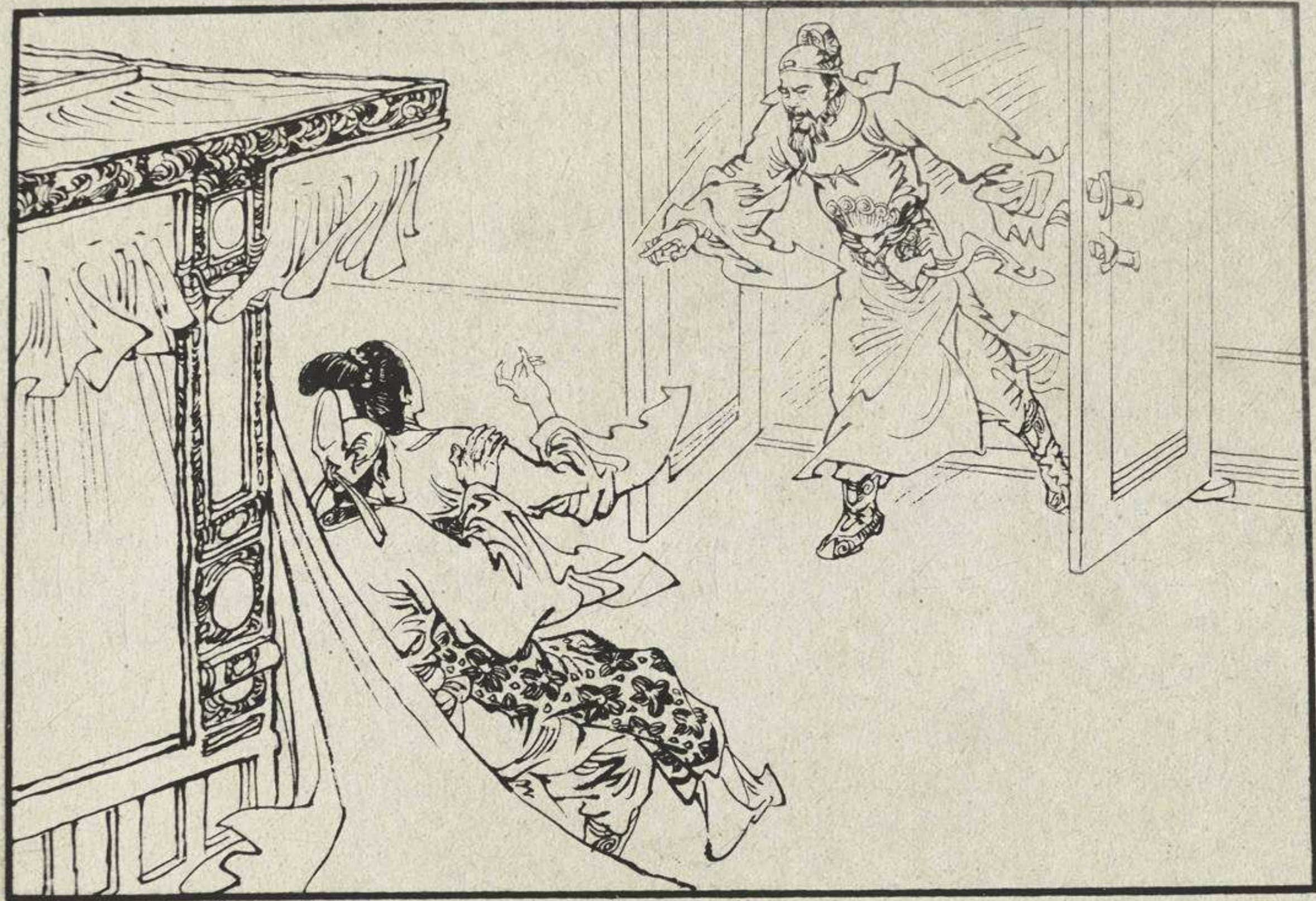
54. 杜兴走后，管营到里面对玉娥道：“杜兴大胆，已差往西门外看守草料场去了。舍人离家日久，恐他父亲惦念，明日送他回家。”玉娥一喜一忧，做声不得。



55. 冯舍人听说要送他回去,忙到管营面前说:“侄儿本来要走,只是这几天腰酸腿软,怕上牲口不得,过几日便去。”管营含糊答应,便有心冷眼观看。



56. 一日，管营悄悄到房门边，里面嬉笑之声难以入耳。他往里一看，只见玉娥坐在舍人身上，舍人搂着玉娥香肩，低声道：“老头儿打发我去，我怎么割舍得你呢！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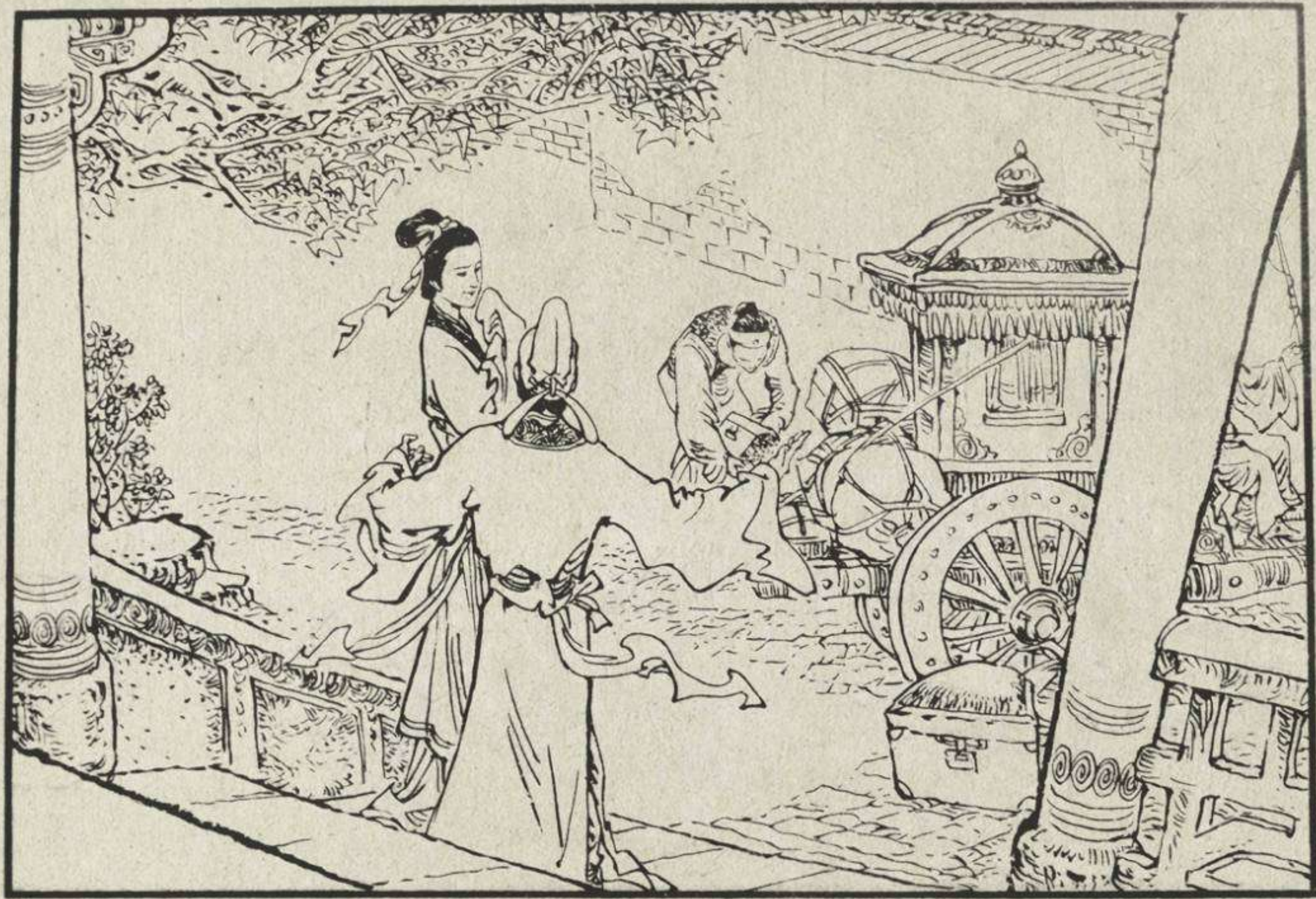
57. “我也不让你走。”玉娥道：“他若定要打发你走，我们先打发这老灰物上路便了。”管营忍耐不住，推开门抢进喝道：“贱淫妇！你要打发我上哪条路？”



58. 两个慌忙走开，管营一把抓住舍人。骂道：“你这小畜牲这般无礼！”说着一头撞去。舍人要脱身，用力一推，管营一头栽倒，四肢不举，昏晕在地。



59. 赵玉娥也慌了，连忙来扶时，哪里救得醒，倾刻就呜呼哀哉了。她唤来差拨，说管营中风，一时身故，申报上司，取银子置办后事。



60. 草草将管营入殓送葬后，虽穿孝服，仍与舍人朝欢暮乐。冯舍人道：“已是天从人愿，我和你到东京做永久夫妻吧。”玉娥满心欢喜，收拾细软，雇了轿马，准备上东京。



61. 养娘、丫环也跟随一道，行了两天路，到了紫金山。这里平沙白草，天色阴晦，行人稀少，象是强人出没的所在。



62. 又走一段路，只见两个壮士骑着马，手擎硬弓，满壶羽箭，挎着腰刀，慢腾腾的擦着冯舍人的肩过去。然后在马屁股上抽上两鞭，飞也似去了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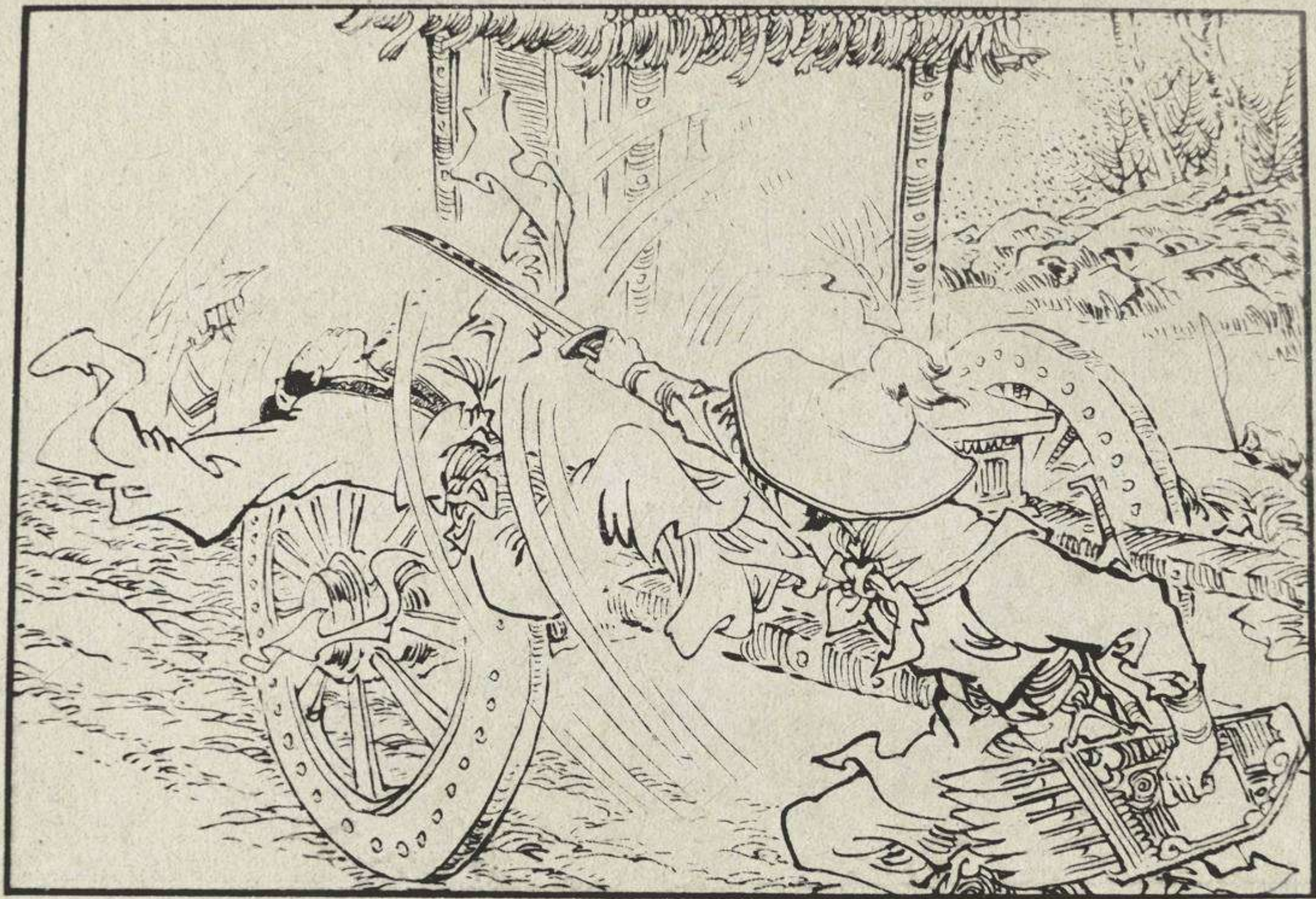
63. 那轿夫道：“奶奶，不好了！方才过去的是响马。前面去不得，回去路又远，怎么办？”玉娥，舍人慌做一团。



64. 正当他们无计可施时，那两匹马又飞快转来。嗖的一响，一箭穿透舍人咽喉，死于马下。



65. 那两个响马跳下地，把轿门扯开，拉出赵玉娥。她惊恐地叫道：“好汉，拿了财物去，饶奴性命吧。”一个响马道：“你肯饶管营性命吗？”



66. 这分明是替管营报仇的。赵玉娥已魂飞魄散，颈项早被抹了一刀，哪顾她花容月貌，也死在一边了。



67. 轿夫、伴当先跑了，养娘、丫环都已惊倒。两响马将冯舍人讨来的银子和李管营平日积下的银子，都装上褡裢，跨马加鞭，一直向北去了。



68. 这两个响马便是杨林、裴宣。杨林得知杜兴去看守草料场，便去探望。正在这时，李管营被害的消息传来，杜兴定要为他报仇，故有此一场。杨、裴二人此刻正奔向杜兴。



69. 因怕人认出,杜兴没有出面,等在十里外的地方。裴宣、杨林会着杜兴,同到饮马川。裴宣主张重整寨栅,招集壮丁,再做一番事业。



70. 杜兴总是顾忌限期未滿，会连累李应。他道：“裴大哥，你在此招集整理，我同杨哥到独龙冈把李大官人找来，方才安稳。”计议已定，歇了两日，才取路到济州。



71. 却说冯舍人被杀，他的伴当到彰德府呈告，并说其中一人和杜兴相识。彰德府知道冯舍人是冯彪儿子，不敢怠慢，遣人先到草料场捉拿杜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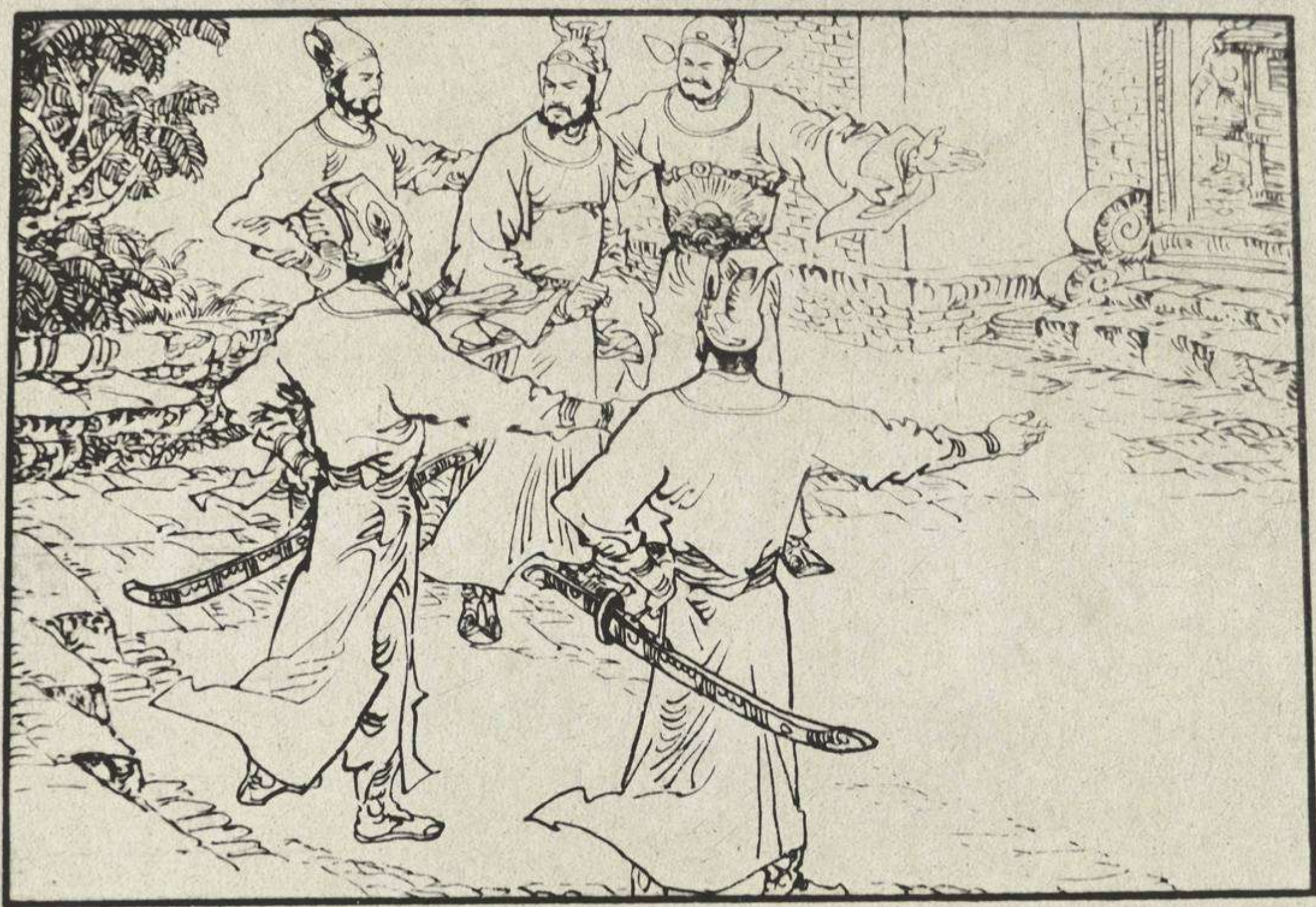
72. 杜兴早就不在草料场了，哪里能拿到他！伴当星夜赶回东京，向冯彪细说了公子被杀的事。冯彪又苦又恨，恶狠狠地道：“既是杜兴，自有下落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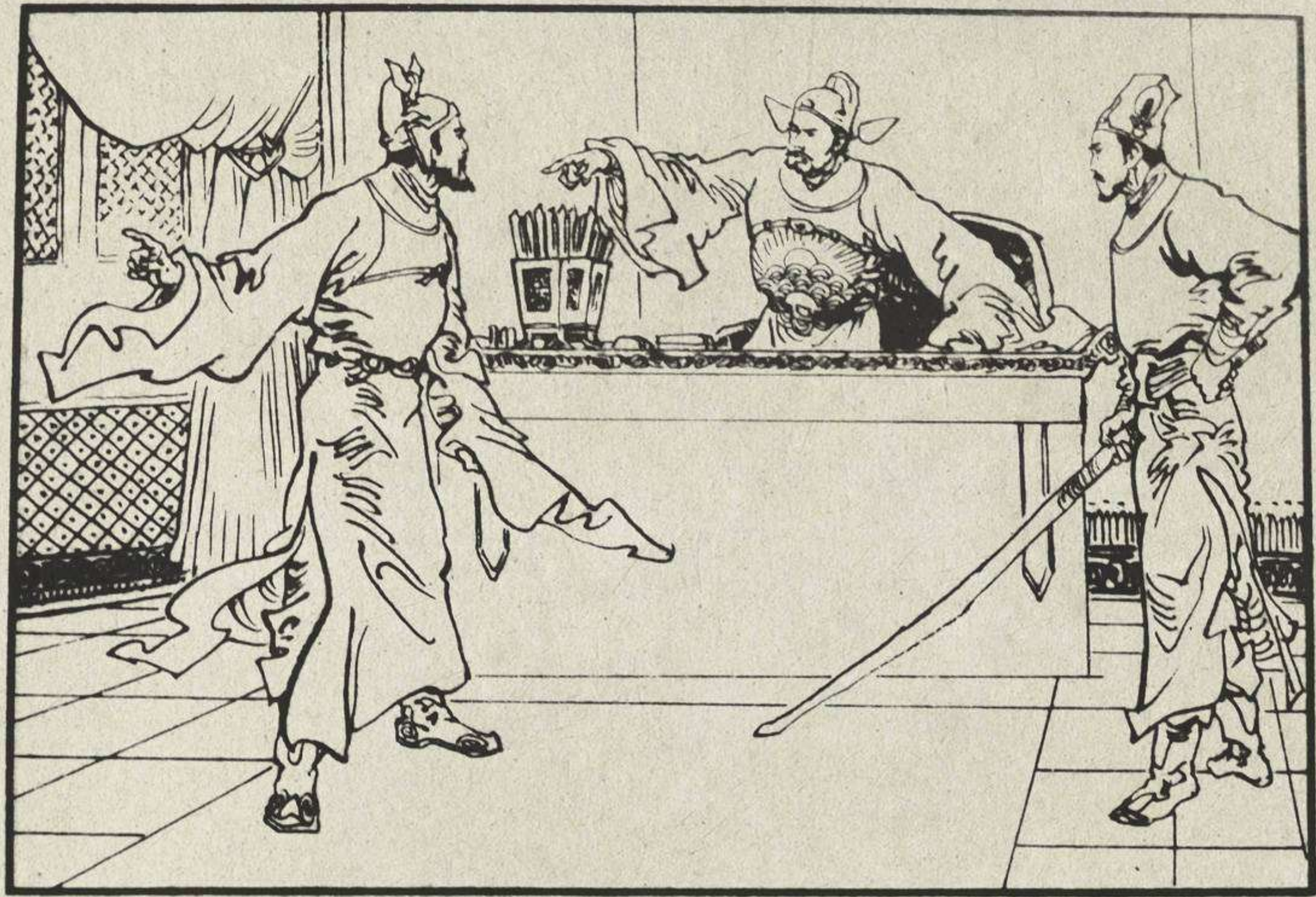
73. 很快，枢密院一面行文到彰德缉拿响马，一面行文到济州抓住李应，要他捉杜兴。那济州知府接得枢密院文书，却不敢前去。因李应有万夫不当之勇，只好用计。



74. 李应知道杜兴刺配彰德，却有两三个月不通音信。其时秋末冬初，正在家里收拾秣子上仓，见说本府太爷来拜，慌忙出迎。



75. 来到厅上,李应正要参见,知府道:“枢密行文,有件要紧事请你到府间相告。”衙役簇拥上来,只得随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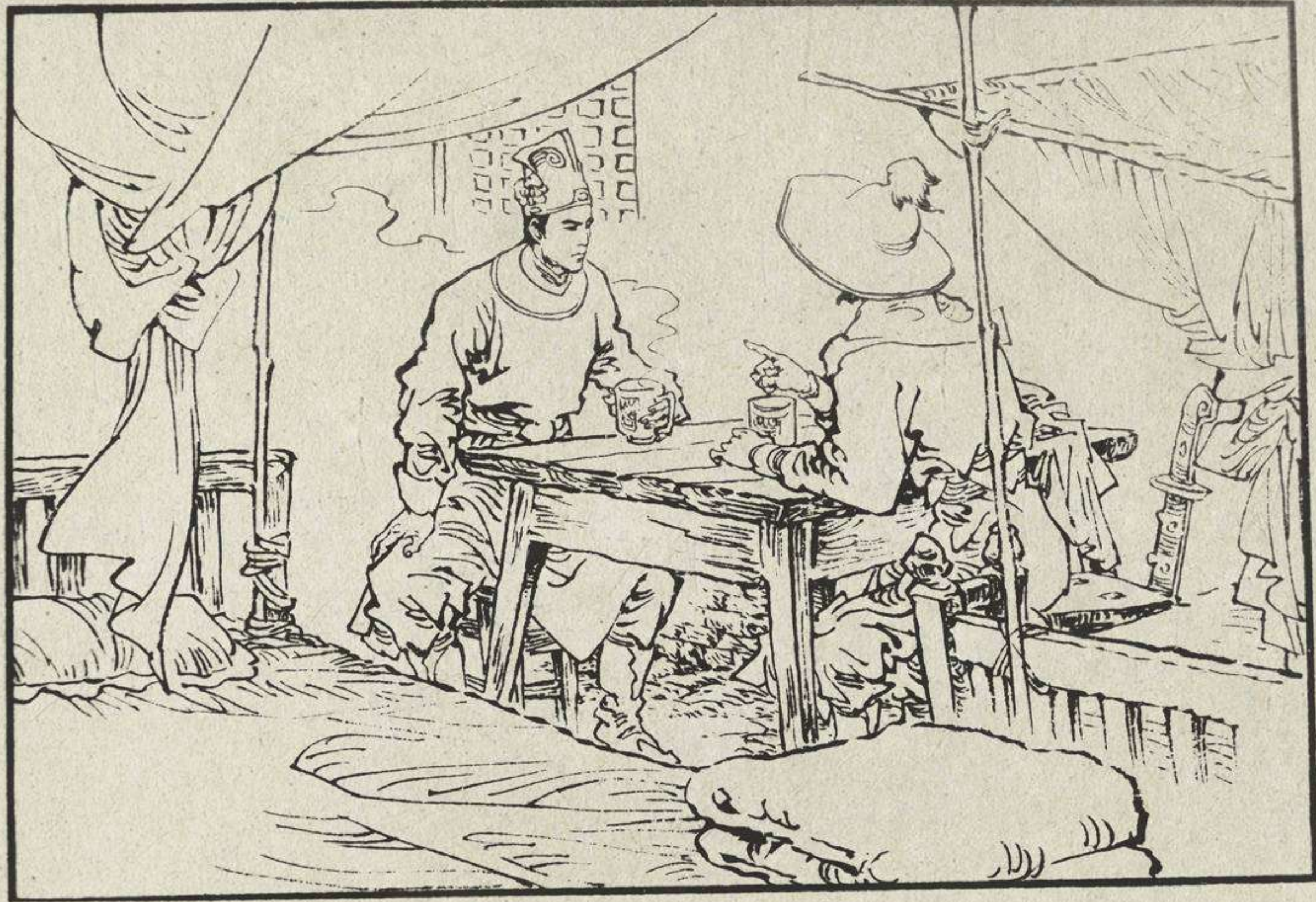
76. 进了济州城，知府升堂，道：“杜兴是你家主管，你怎么纵容他劫杀了冯指挥的舍人，童枢密要你交出杜兴。”李应分辩道：“杜兴刺配彰德，不通音讯，哪里去寻他？”



77. 知府发怒，说他们同是梁山泊余党，推托不掉。“今日且不难为你，暂时监下，待我申解到枢密院，你自去分辩。”就这样，李应被押进监里。



78. 显然，杨林、杜兴已晚来一步，李应被骗去济州了。二人商议，只好先由杜兴把李应眷属、家资等护送到饮马川。留下杨林，到济州打探消息，再设法救出李应。



79. 在济州城里，杨林不期碰到了一枝花蔡庆，他是到凌州寻亲戚不着来此的。杨林要救李应，正好缺个帮手，便拉着他到一客店住下，如此这般地计议起来。



80. 次日下午，二人来到监边，对狱卒道：“我们是东京枢密院奉差到济州公干的。闻得李应监在里面，因与他相识，要看他一看。”这些狱卒都受过李应好处，自当开门放进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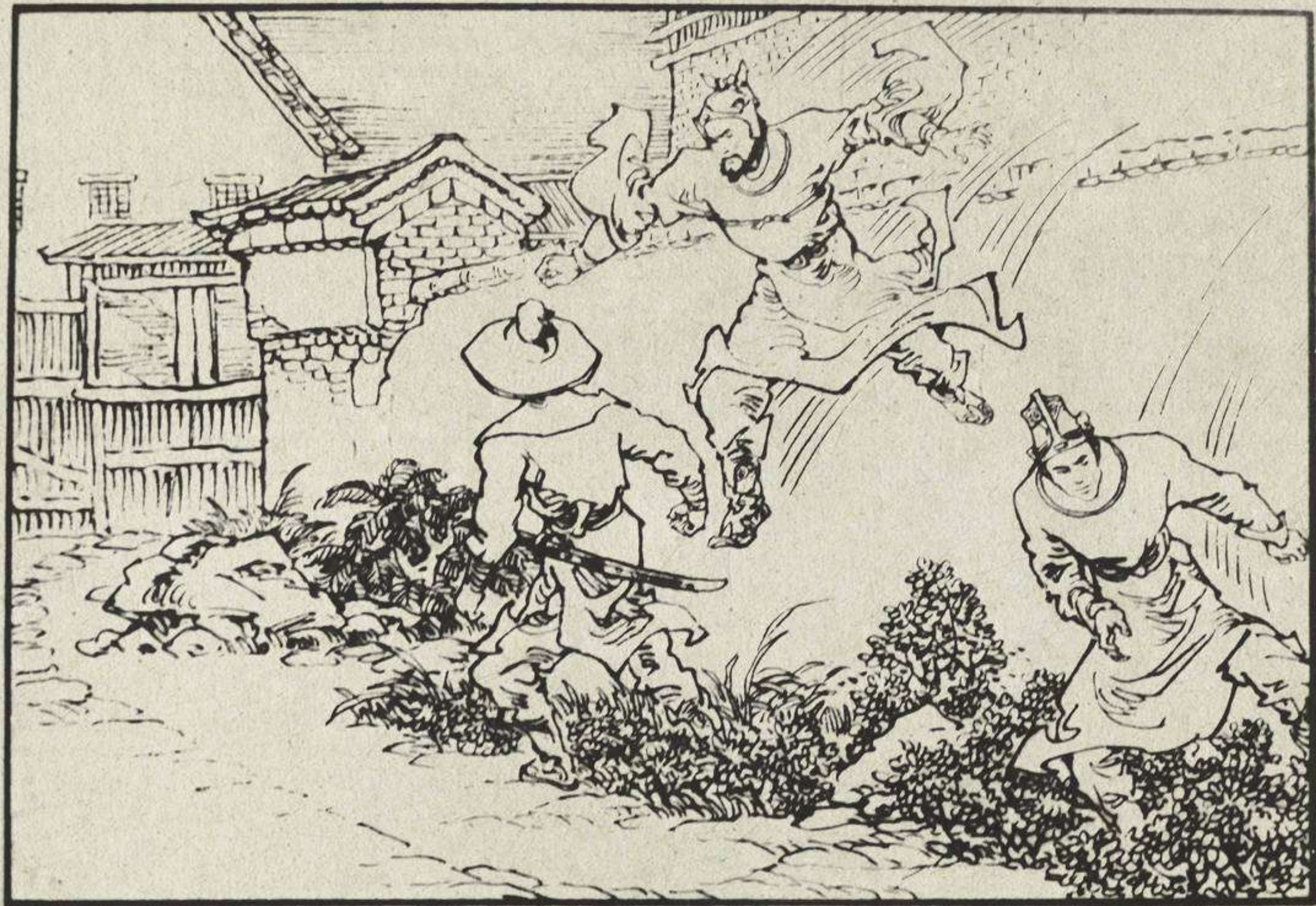
81. 到了牢中，只见李应闷闷不乐地坐在那里。忽见杨林、蔡庆，顿觉一惊。杨林便低声把前后情况说了一遍，最后道：“若解到枢密院，性命难保，不如在这里如此用计脱身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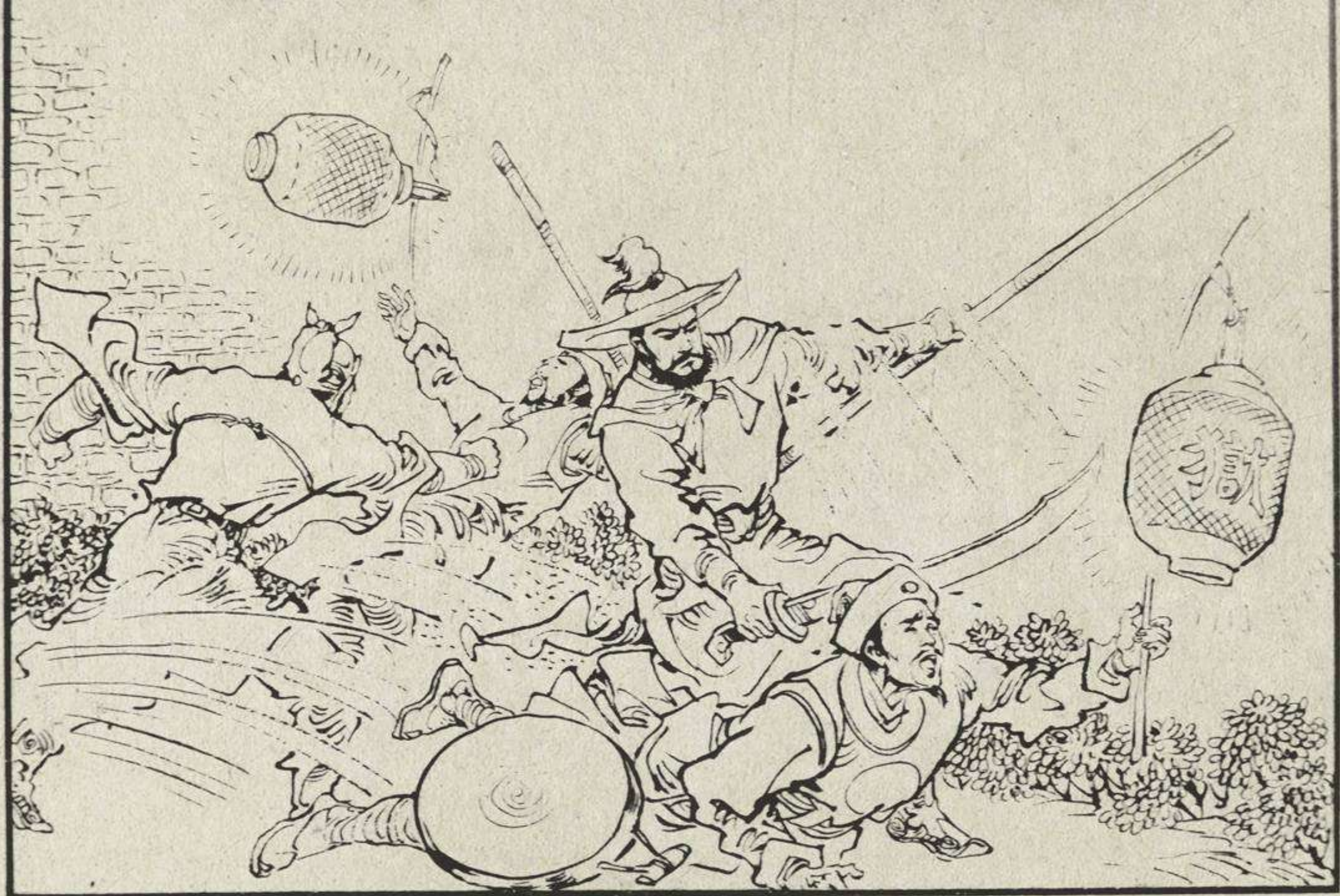
82. 李应听了大喜,当即依计而行。他拿出五两银子对节级道:“今日有个朋友被枢密院差来公干,顺便来看我,烦你置备洒肴款待二位,不胜感激。”节级答应去办。



83. 不多时，酒菜摆上来了。李应请杨林、蔡庆和节级、小牢子一同畅饮。节级封锁好狱门，便来端杯。吃到欢畅时，李应起身向节级、牢子各敬一大杯，感谢他们照应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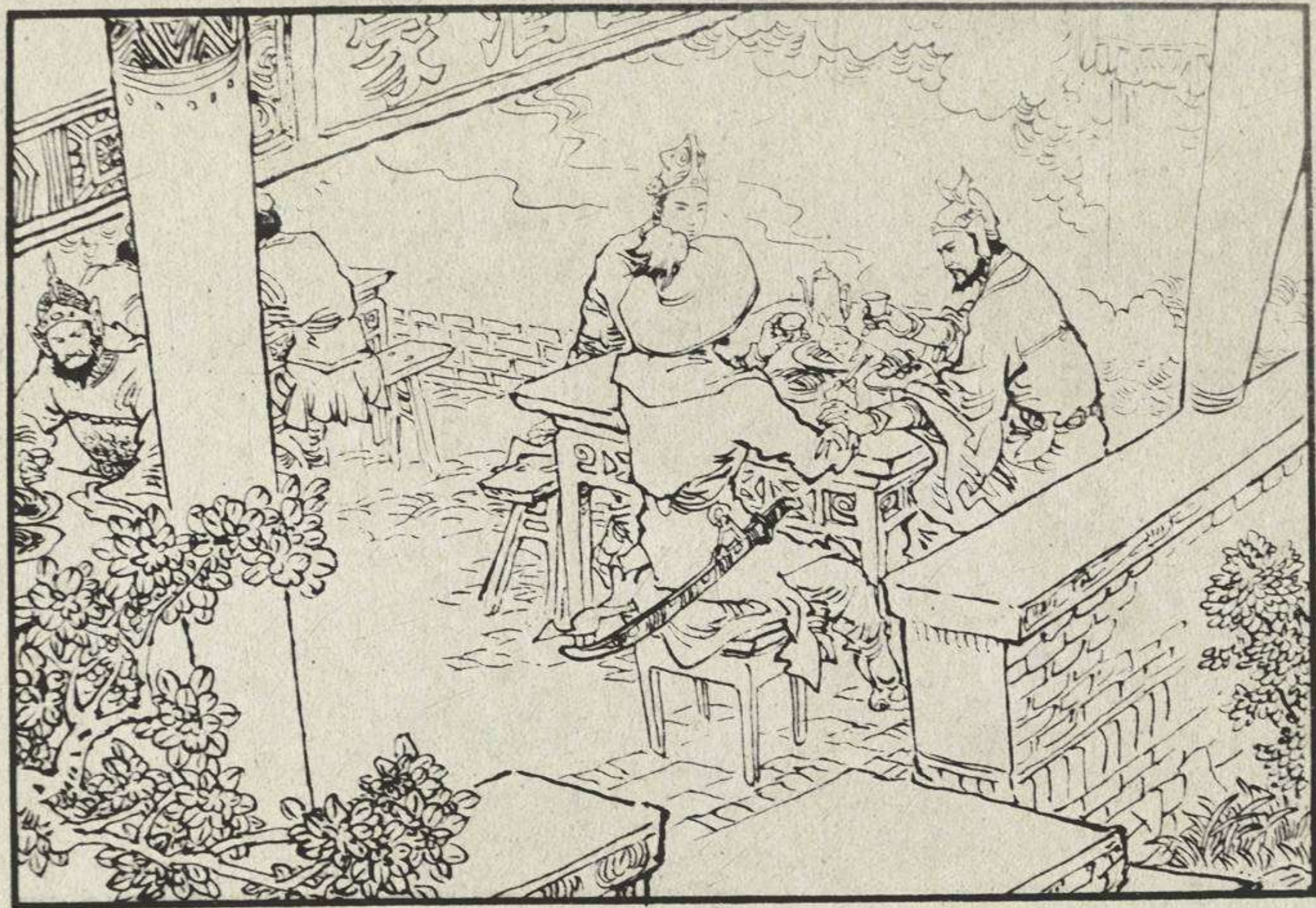
84. 这一杯酒下肚，节级、牢子就口角流涎，昏迷不醒了。杨林取过钥匙，开了狱门，三人爬到墙头上，拨开荆棘，一同溜下。此时谯楼上鼓打三更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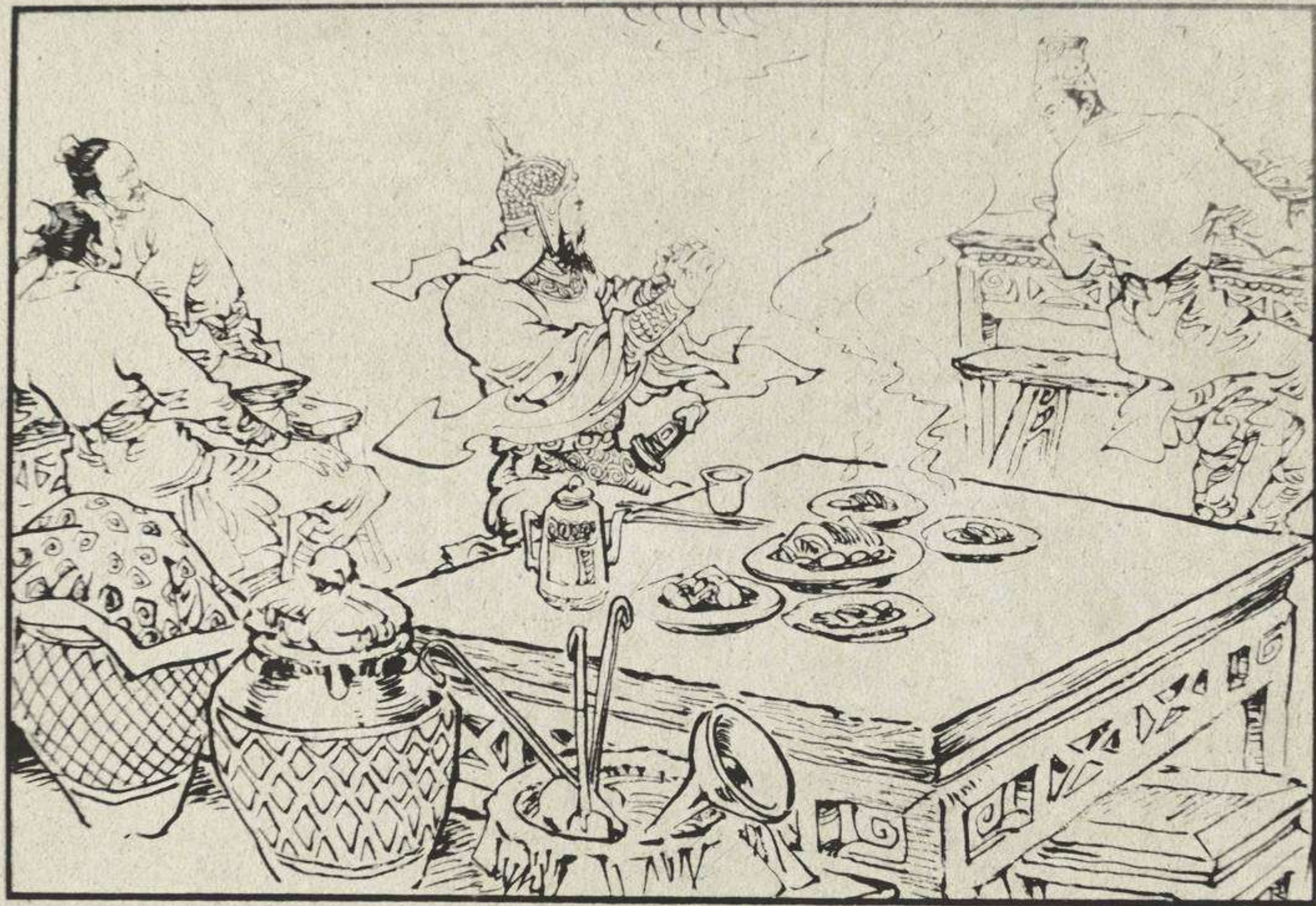
85. 三人正要移步，两个巡更的提着灯笼，手执棍棒走来。他们一见便喊：“有人越狱了！”李应上去打倒一个，杨林拔刀杀了另一个。转过头来又把倒在地上的那个杀了。



86. 蔡庆提了灯笼,李应、杨林拿了棍棒,扮着巡更的,公然出了大街,过了小巷,上了大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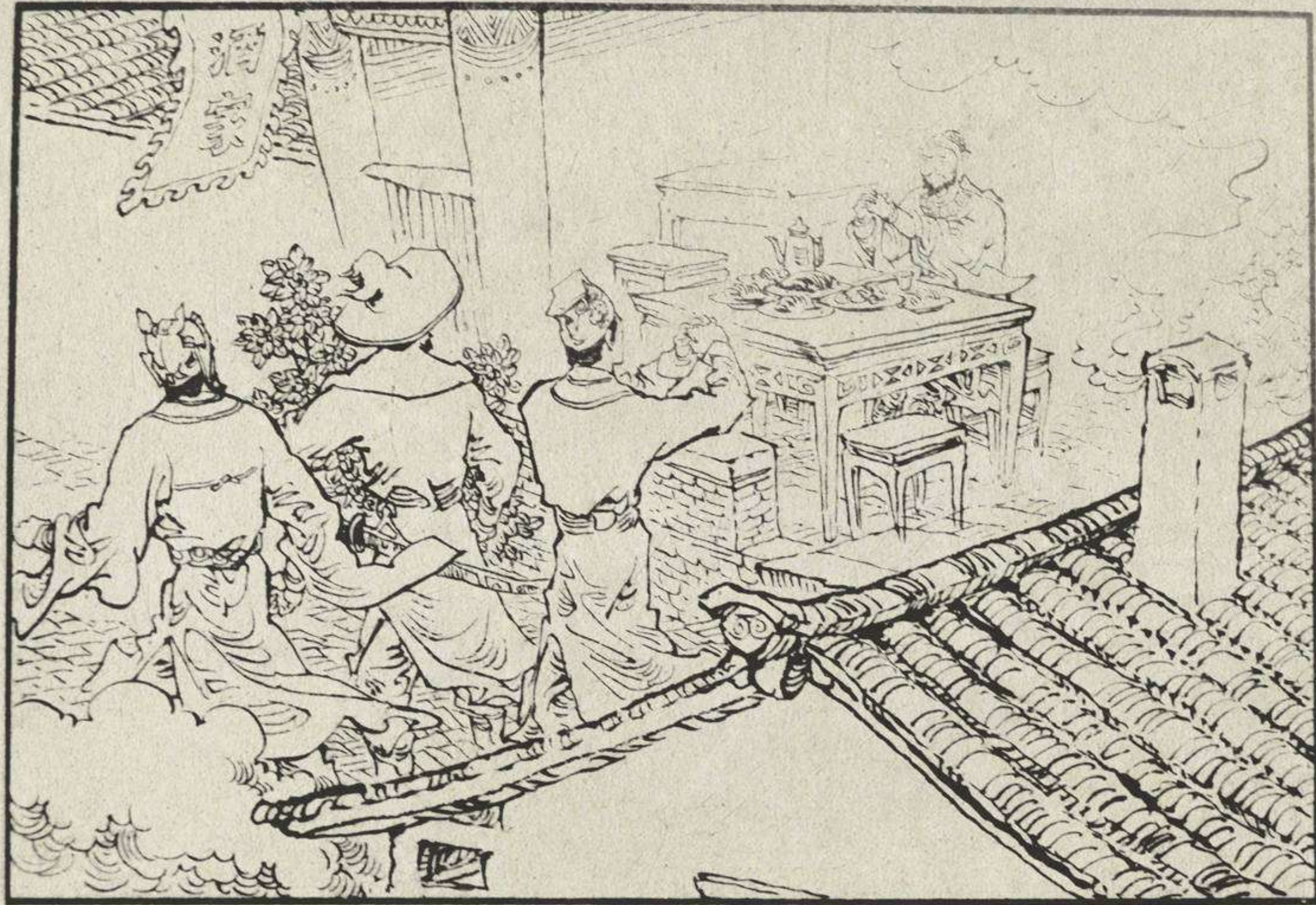
87. 他们弃了灯笼棍棒，说说笑笑一气赶了六十里路。见路边有座酒店，三人叫来酒菜，坐下便吃。他们肚中正饥，狼吞虎咽吃了一阵，这才看到有个军官打扮的人坐在里面。



88. 那军官见这三个人象是从济州方向来的，便拱手问道：“请问列位，到济州还有多少路？我们要去提一重犯，不知下午能否赶到？”



89. 李应未敢开言，蔡庆却问：“尊官贵处？要提什么重犯！”那军官也未答话，家丁道：“我家爷是童枢密标下冯都爷。行文去提梁山泊余党李应，不见解到，亲自前往。”



90. 三人听了，做声不得，只好支吾几句。杨林算了酒钱，大家与军官作别出门。



91. 刚走到门外, 只见一个铺兵揹着黄袱公文, 急走进店, 迎面把李应一看, 便叫酒保快拿酒饭吃, 说昨夜李应越狱, 本府要赶快申报枢密院。



92. 那军官跳起来问：“怎么，李应越狱跑了？”铺兵道：“方才出门的好象是李应，若拿住倒有三千贯赏钱。”一个家丁也说刚才三人中，有一个象是杀小舍人的……



93. 冯彪急拿武器，叫铺兵跟着一道，前去捉拿。于是，一伙人提刀拿棒，冲出门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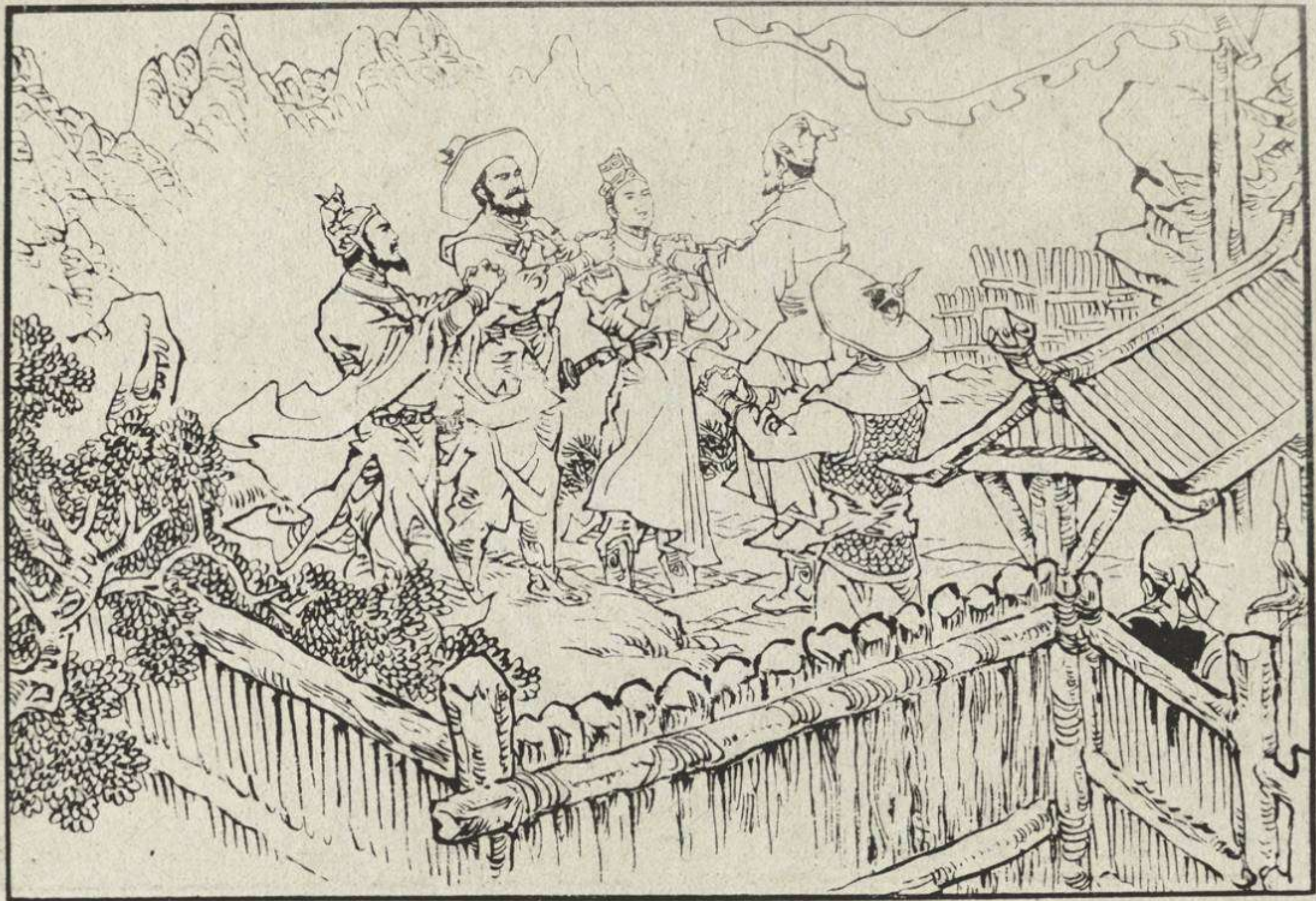
94. 追的人跑得飞快，冯彪叫道：“劫贼哪里走！”李应三个回头看时，他们已到身边。三人虽藏暗器，却已不中用，便急忙闪进林子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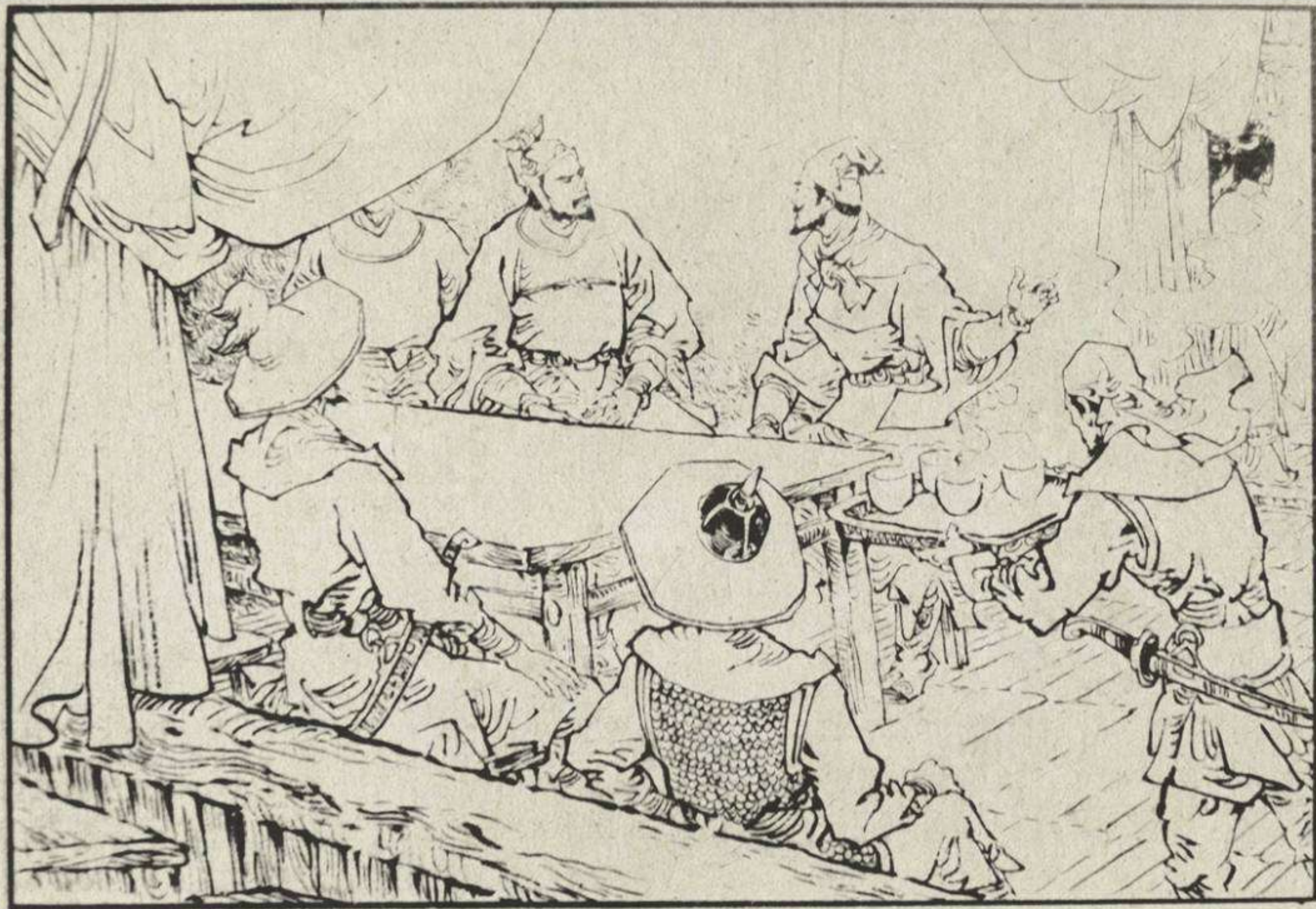
95. 那铺兵叫道：“那人正是李应！”冯彪同家丁追入林子，抡刀便砍。李应见一株松木横在地上，拿起来便扫，把一个家丁的刀扫落地。杨林急忙拾起，举刀相迎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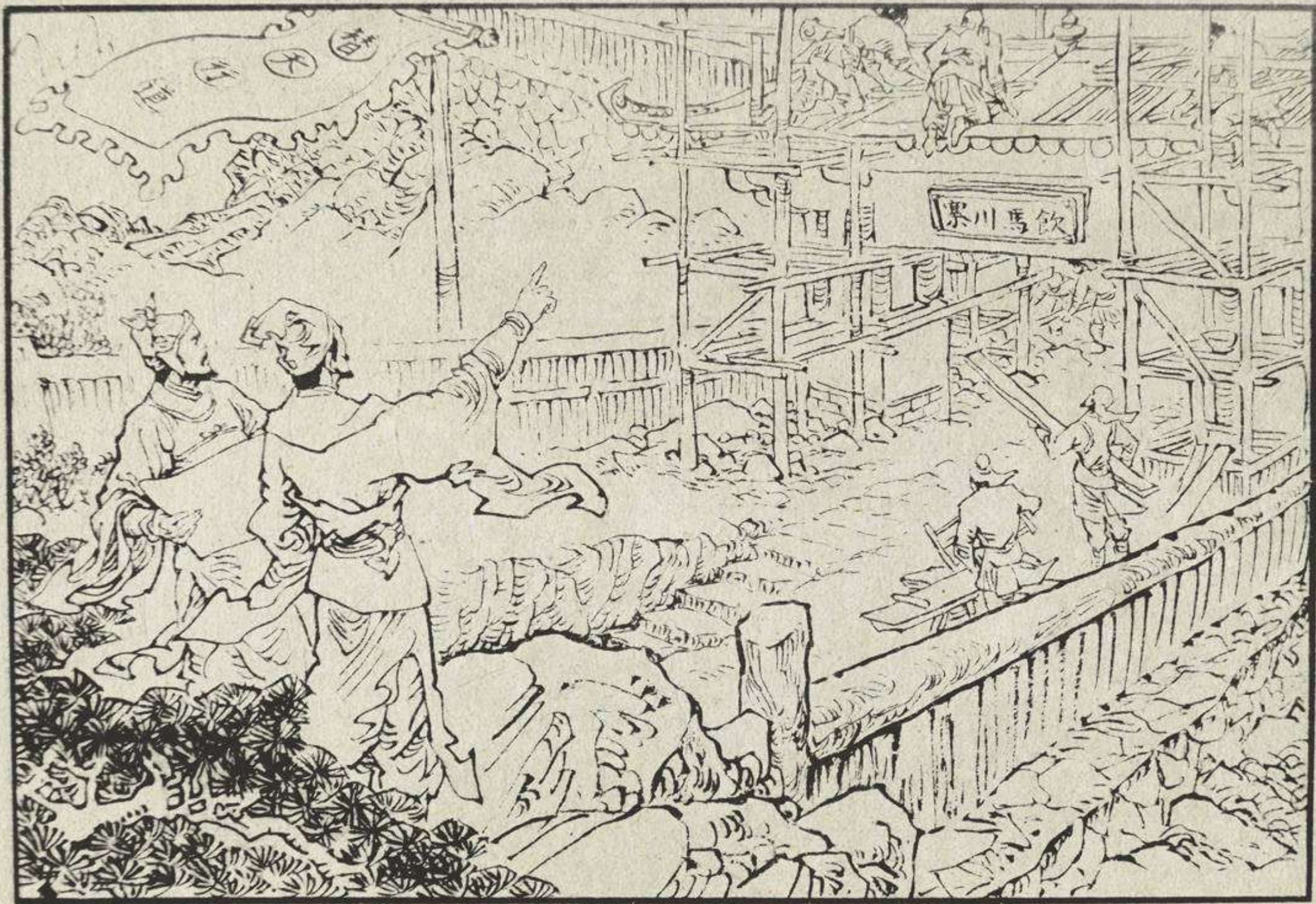
96. 李应又将松木用力一扫，冯彪被扫倒在地。杨林上去一刀，他脑袋便开了花。家丁见都爷死了，转身便逃。铺兵逃慢了，也死在杨林刀下。



97. 三人脱了险难，昼夜赶路，终于到了饮马川。裴宣、杜兴迎接着，李应家眷出来相见，大家各谈情况，不胜之喜。



98. 裴宣已聚了二百人，还说五里之外有个龙角冈，被一强人毕丰占着，手下有五百喽罗。有个熊胜原是裴宣旧部，他告知说毕丰要来吞并。不如先下手为强，方得安稳。



99. “我们立脚未稳，先料理一番，再看机会。”李应的话，大家都觉在理，便分头行动，伐树造房，修筑寨门，置办马匹、衣甲、器械。不久便成一规模。



100. 这天，那熊胜又来找裴宣，道：“毕丰极贪酒色，不恤下人，喽罗尽皆离心。前日抢来一个女子叫王媚娘，终日迷恋，众皆哀怨。头领如若过去，我做内应，定能一举而胜。”



101. 李应、裴宣听了大喜，重赏了熊胜，叫他先去策应，三更准到龙角山。熊胜高兴而去。



102. 当下，留蔡庆、杜兴看守山寨。李应、裴宣、杨林领一百喽罗往龙角山。其时正是腊月下旬，严霜满地，万木凋枯，残月刚出，寒光皎洁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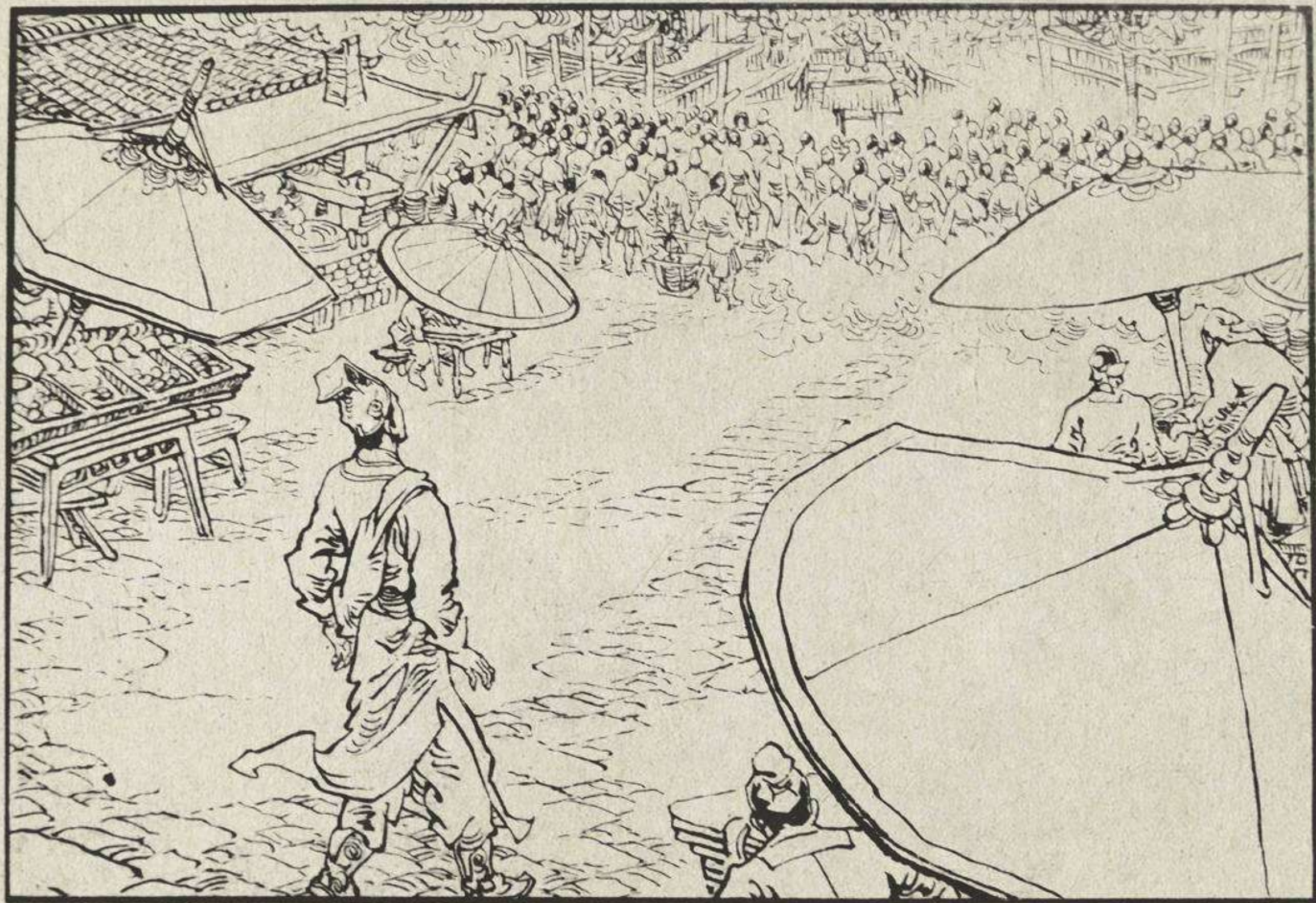
103. 龙角山人心向背，又有熊胜做内应，真是马到成功，唯毕丰一人逃脱。李应吩咐将资财叫马驮着。派人将王媚娘送回家。众喽罗皆愿跟随，大队人马到天明回到饮马川。



104. 进寨以后便杀猪宰羊，拜谒神明，犒赏喽罗，商议坐次。当下，李应、裴宣、杨林、杜兴依次而坐。蔡庆本来排坐第三的，他说家有老母、贱眷，偶然来此，还想回去。



105. 李应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不敢强留，免得家眷悬望。”
又过两天，蔡庆要走，李应取出金银相赠，众人送至路口
而别。



106. 蔡庆背上包裹，独自一人取路回北京（即大名府）。一日，来到虎峪寨的大市镇。只见大石场上搭起两座高台，悬灯结彩。下面围观者约有千数多人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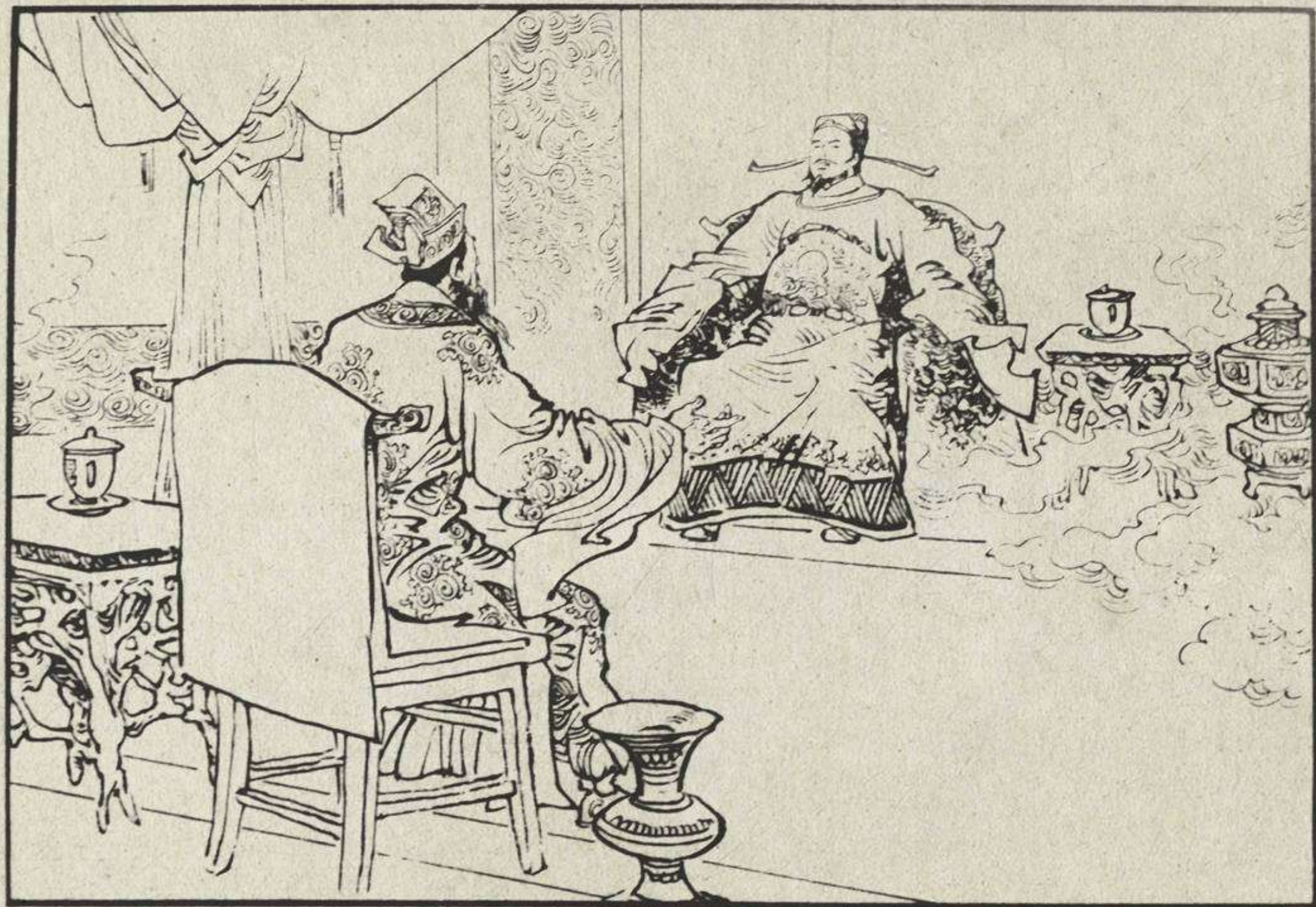
107. 这里是什么热闹所在？蔡庆挤到前面一看，原来是混世魔王樊瑞与当今皇上拜之为师的林真人徒弟郭京在斗法。二人你来我往，郭京被斗败，摔到台下去了。



108. 众人拍手大笑，樊瑞也走下台来。蔡庆迎上去，二人相见，不胜惊喜。到一偏僻处，各谈自己情况。樊瑞去访公孙胜路过此地，郭京定要与他打赌赛，只好奉陪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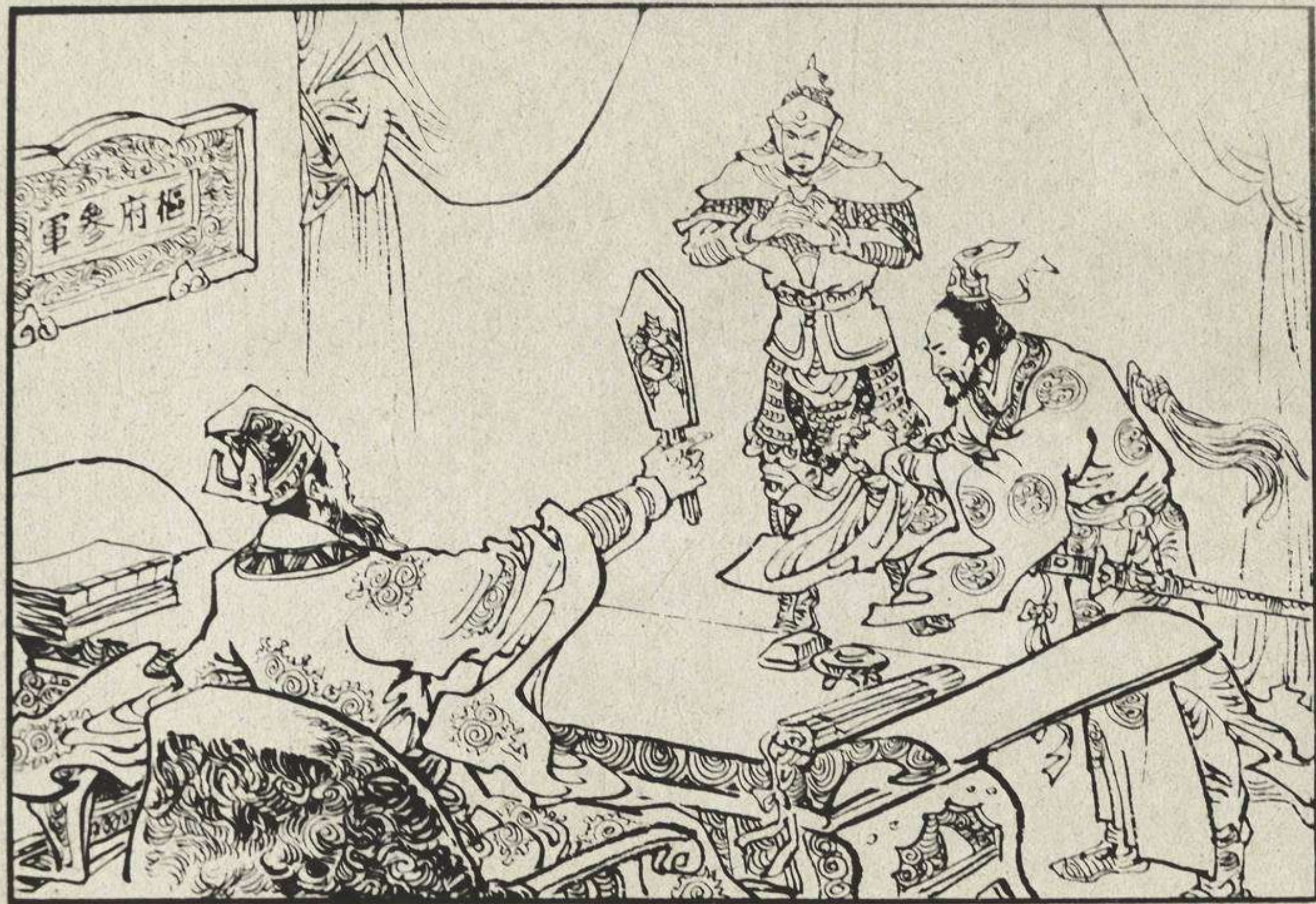
109. 那郭京是个破落户，因传些小术骗人，被好结权贵、崇尚法术的豪侠富户李良嗣留住。今天败在一个道人手里，岂肯甘休！他便告诉李良嗣，此人必是梁山泊上公孙胜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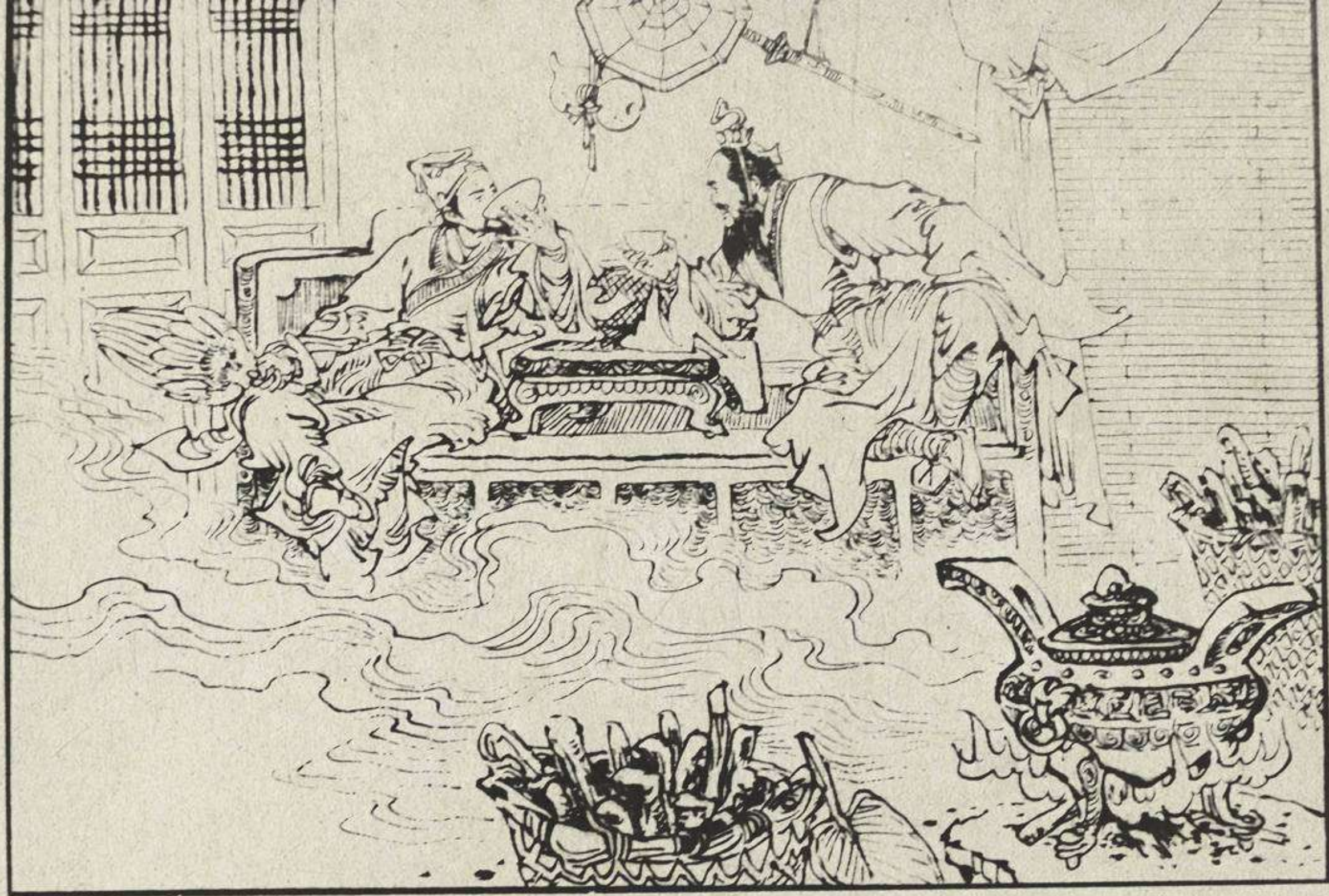
110. 李良嗣素怀大志，进取功名。郭京便鼓动他拿了公孙胜，朝廷定能赏授官爵。这天，正好童贯叫他去商议军务，李良嗣乘机道：“灭辽已有成数，倒是宋江余党反为心腹大患。”



111. 童贯道：“我倒忘了。宋江余党重复啸聚山林，为祸不小。李应杀我心腹冯彪，公孙胜又广行妖法，着实搅乱，不可不捕。”于是即差标下统制张雄，领兵五日，先拿公孙胜。



112. 李良嗣奉着钧旨，就发张雄领兵前往二仙山紫虚宫，郭京为响导。他吩咐郭京道：“你不可疏忽，防他妖法。”郭京应诺而去。



113. 却说公孙胜自从汴京辞别宋公明，便回到二仙山，与朱武终日围炉炼丹，饮酒作乐，世外闲人，好不清静。时当重阳佳节，自酿柏子酒，又与朱武对饮。



114. 突然，道童来报：“师父，不好了！紫虚宫有兵围住，两个将军拿着童枢密将令，要来捉师父。说师父闹了虎峪寨，杀了冯指挥。正押着本宫住持来拿你了。”



115. 这真是祸从天降。公孙胜、朱武使个隐身法，骗过了他们，但住持被押走了。公孙胜摇头道：“我遁迹多年，未尝下山，这些罪名好没头绪啊！”



116. 总是这里安不得身了。朱武道：“听说饮马川重聚强人，十分兴旺。不如先到饮马川探个虚实，再寻名山洞府栖身。”公孙胜依允，当下稍作收拾，便从僻路下山到饮马川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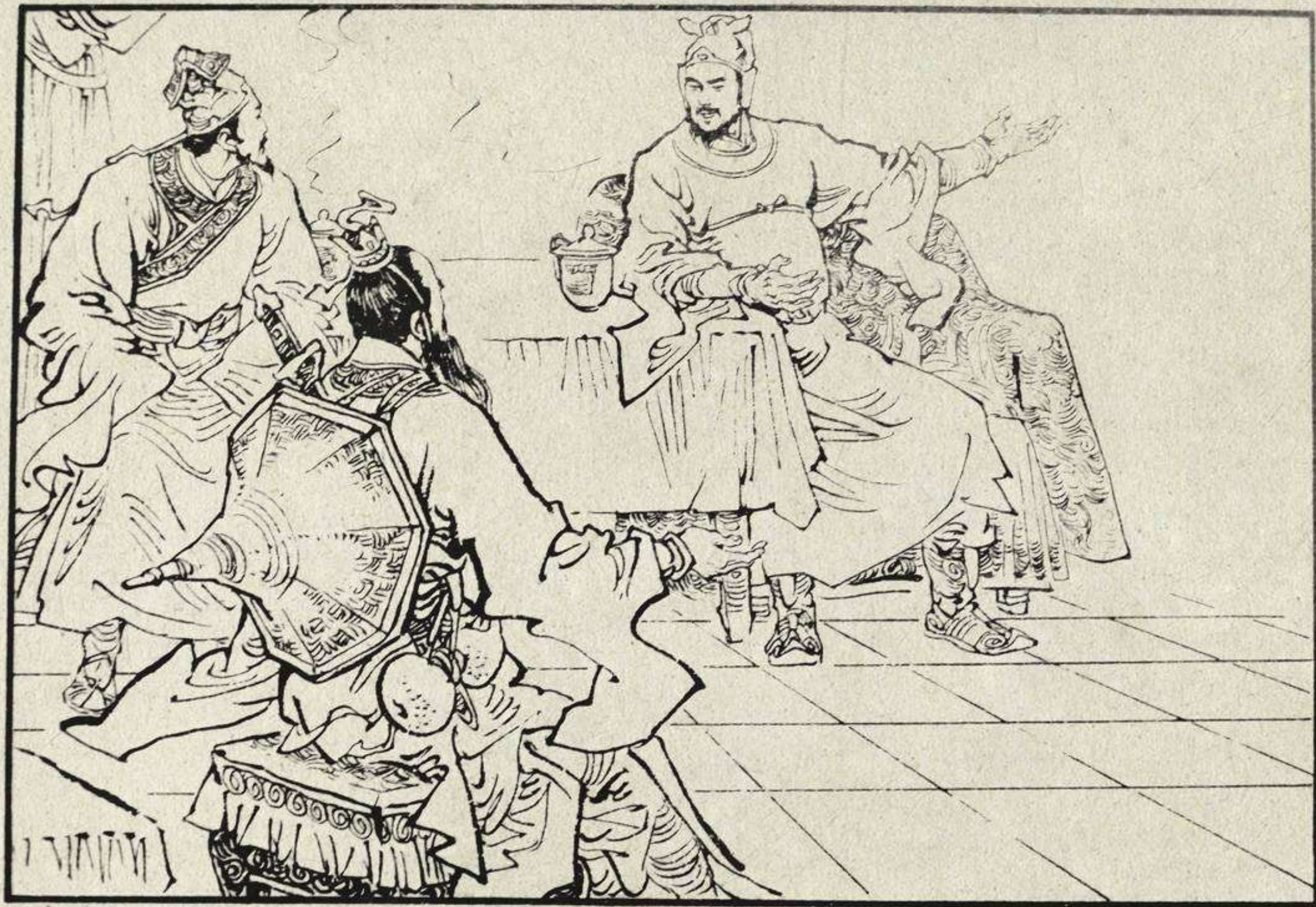
117. 不多日路程已到山边，走进关上通了姓名。喽罗进报；樊瑞、蔡庆一同迎出。原来他们先来，蔡庆一连做出几件事，怕官府追究，重复上山，叫人去接家眷。



118. 到聚义厅与众人见礼，李应满面笑容道：“二位师长已作世外神仙，今日不知什么风吹得到此，真是喜从天降。”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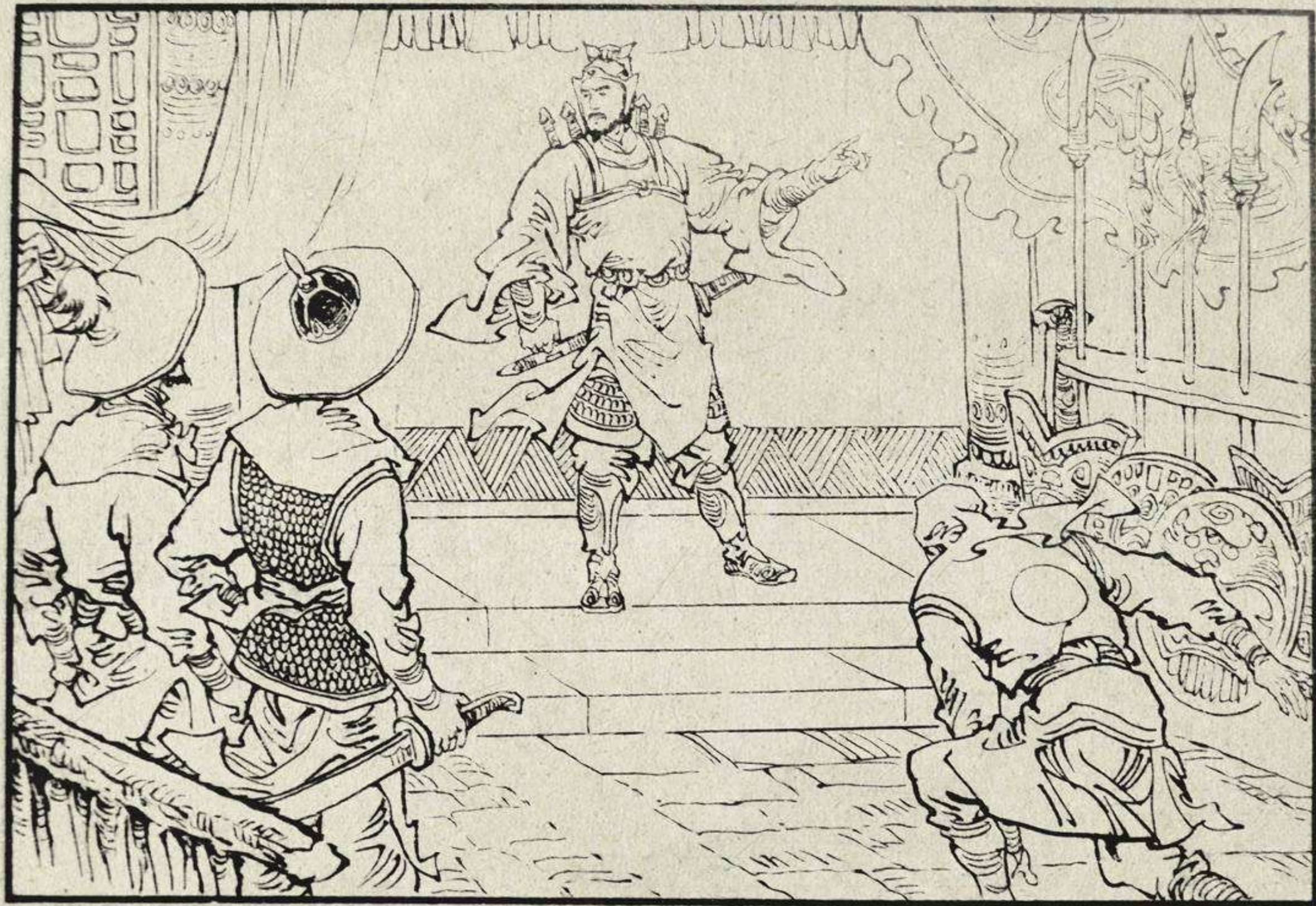
119. “唉！我两个久离尘迹，与世无争。不意童贯差兵来拿，说贫道闹了虎峪寨，杀了冯指挥。真不知何得此罪？”樊瑞道：“这是我和蔡兄的事，他们错认了。”



120. 听了这一说，公孙胜、朱武才恍然大悟。李应道：“朝廷昏暗，奸党专权，把我兄弟们害得零落无多。虽然错认了先生，也是天假其便。今承到此，就请住下。”



121. 他们极爱清闲，就在山后高峰下的白云坡结个茅庵，前临碧涧，后枕苍崖。公孙胜、朱武令小童炊煮，不要山寨中供给，素食清香，安心住下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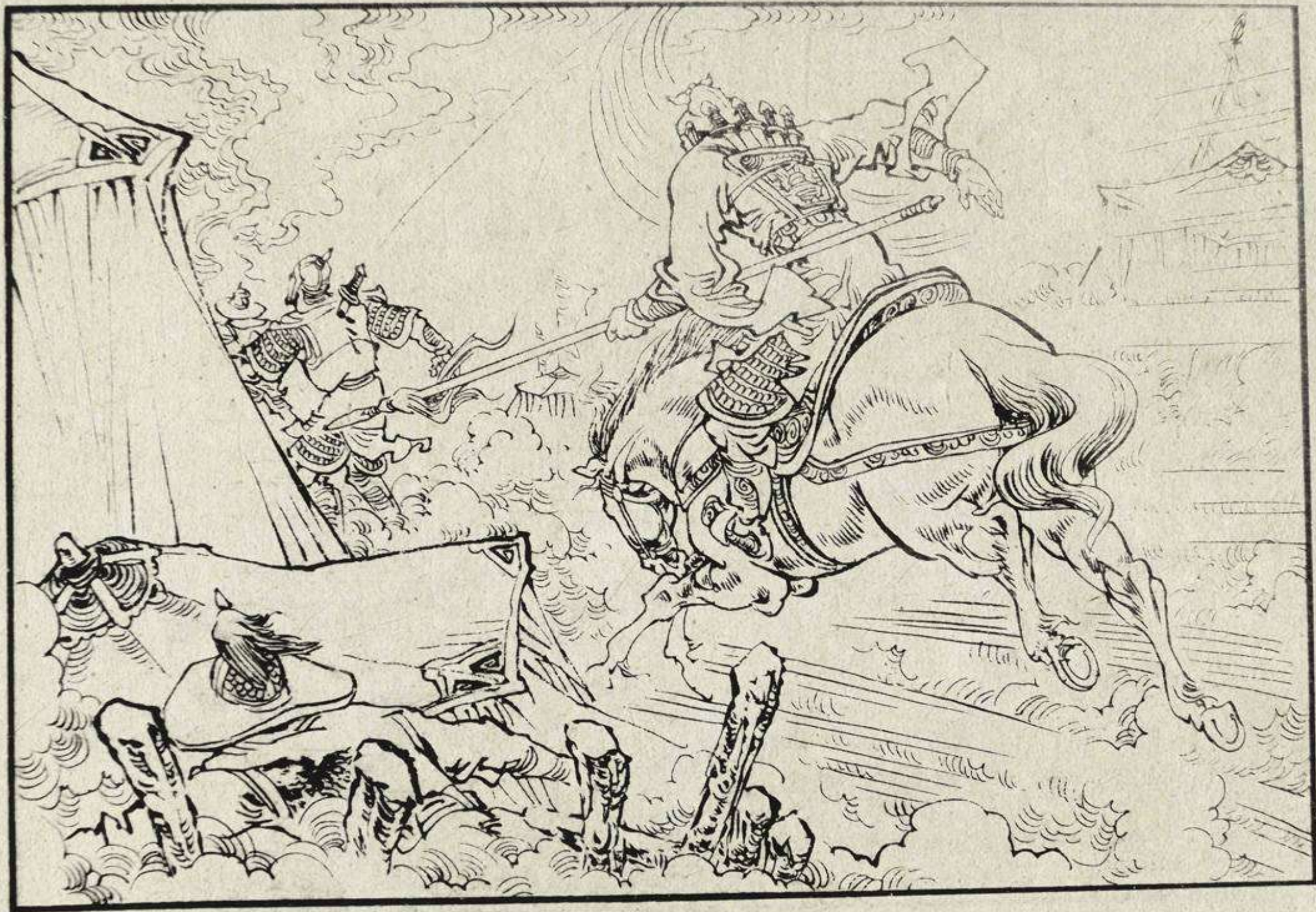
122. 过得五六日，探事喽罗忽然上山来报：“有一二千兵马，打枢密的旗号，杀奔山边而来。”李应唤杨林、杜兴紧守寨栅，看他动静，不可出战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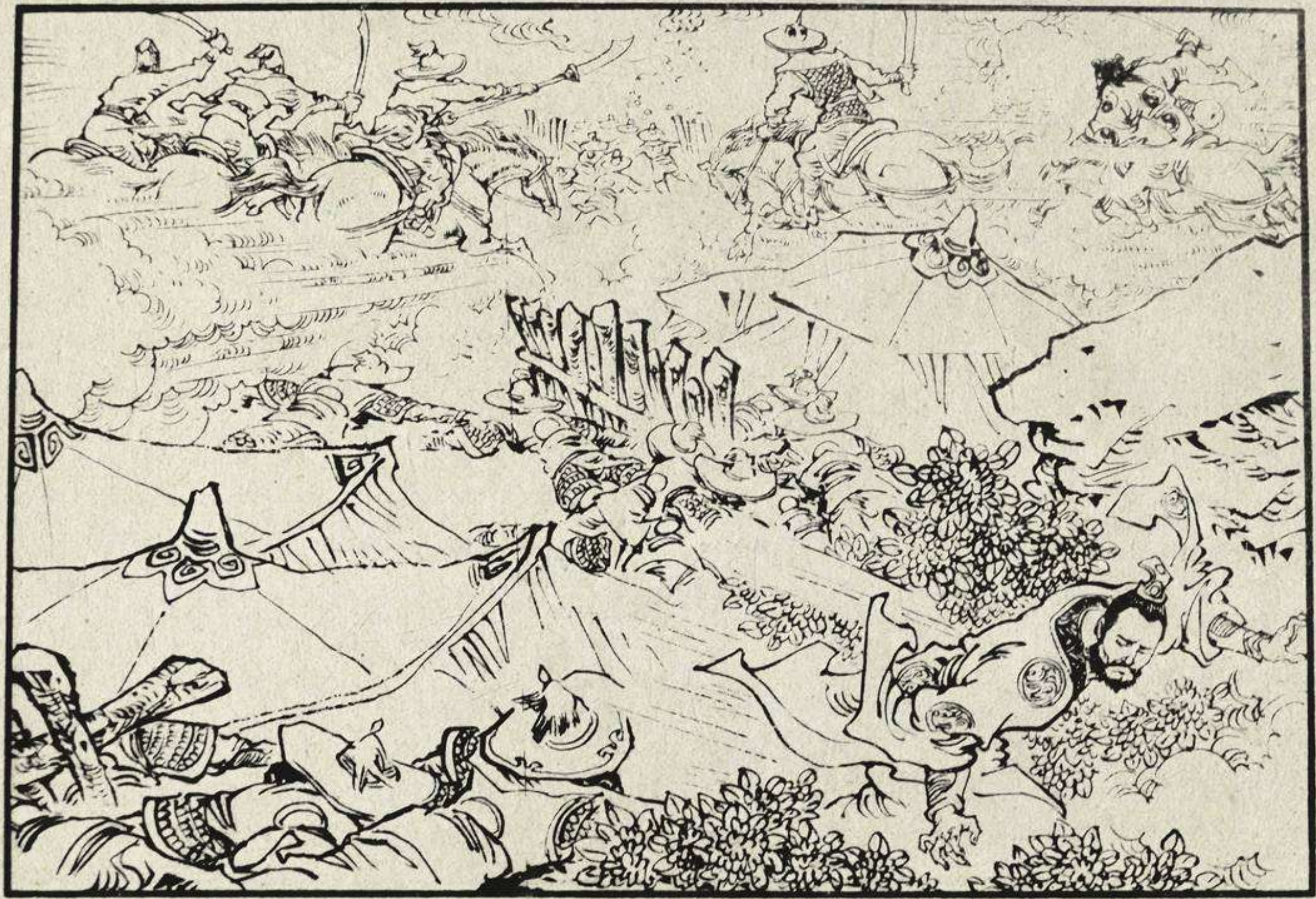
123. 原来童贯又差都统制马俊领二千兵，与张雄、郭京一同杀到饮马川。他们见山势峻峭，不敢攻打，只在山边摇旗呐喊。



124. 到下午时分，李应全身披挂，背上插五把飞刀，提着点钢枪，左有樊瑞，右有杨林。三骑飞马冲杀，锐不可当。张雄受伤，折兵三百，他们不得不后退十里下寨。



125. 在公孙胜、朱武等人策划下，李应派杨林、杜兴、樊瑞、蔡庆先行埋伏，自己在二更时分领兵直捣中军。张雄、马俊都在睡梦里，马俊被杀，张雄逃窜，一片混乱。



126. 此时喊声四起，杨林、樊瑞各路团团聚拢，那些军士死的死，逃的逃，只不见了郭京。众好汉攻势凌厉，如疾风扫败叶，把官兵杀得一败涂地。

《水浒后传》目录

聚义登云山

重振饮马川

智救花恭人

创业金鳌岛

黄信归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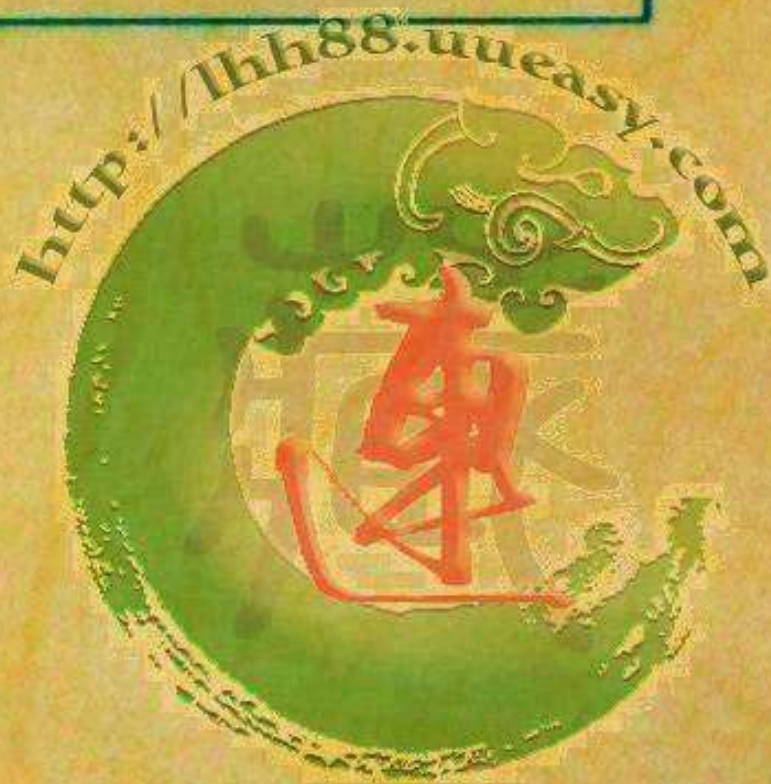
大闹沧州

燕青用计

连挫金兵

群雄聚会

海外立业



火龙
帝国